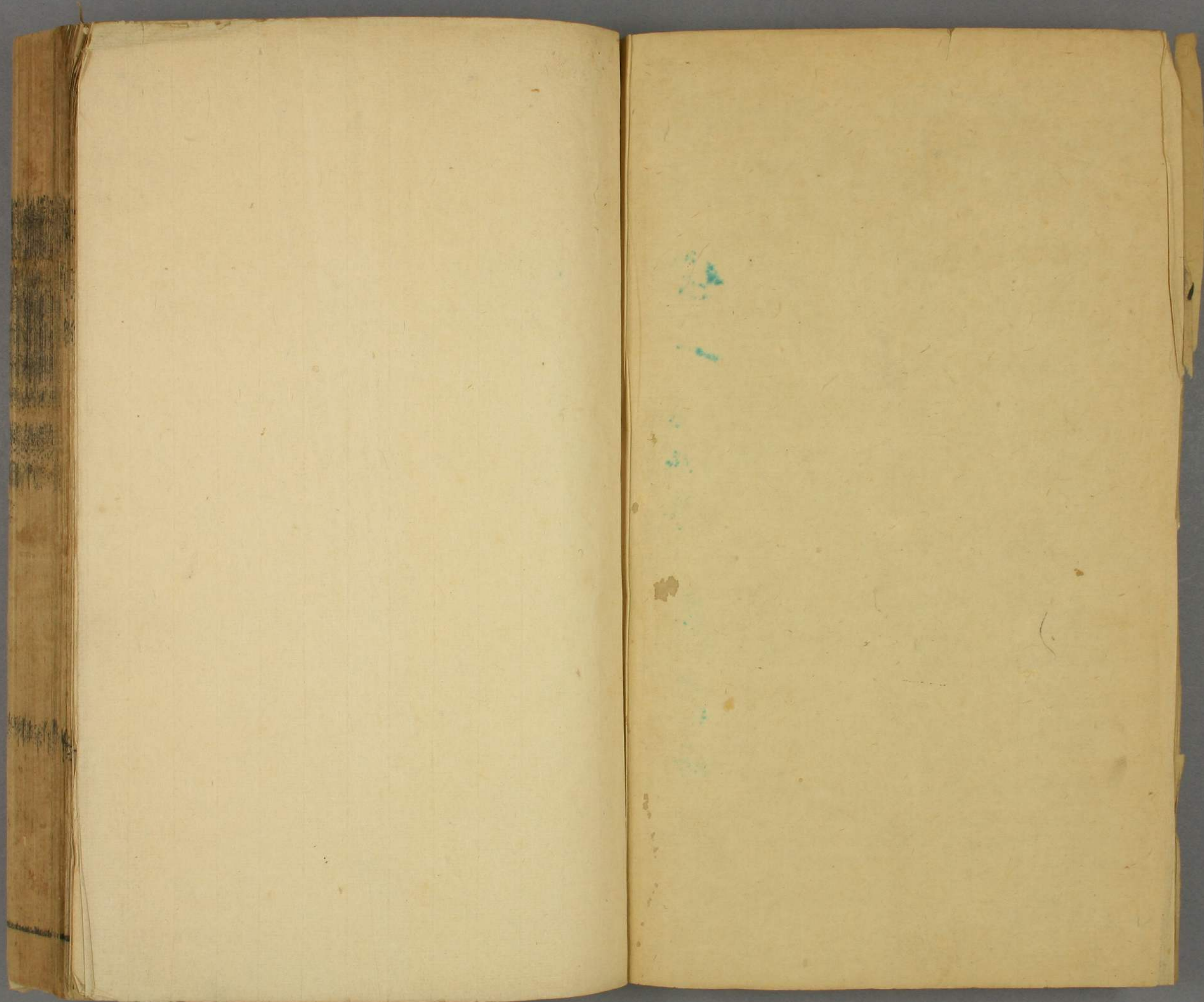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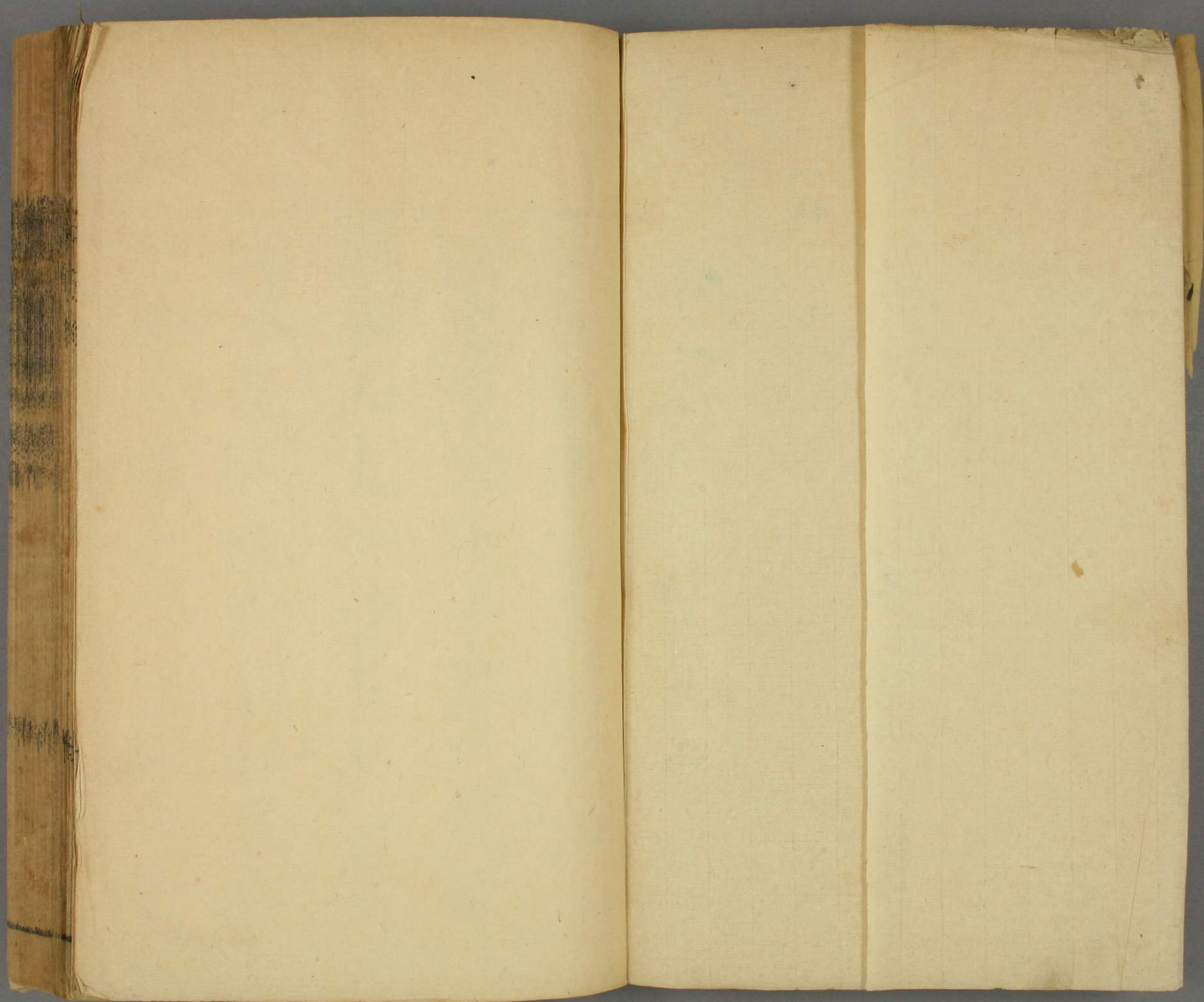


宗一 百九卷 都十四冊

伊
271
1







148
271
1

東坡
學

宋元紀事本末敘

所讀支
有物那

讀史至宋蹶乎傷之代俾

漢唐而文出蒙古其書葛

冗不足述也莆田柯氏新

史肇興遼金二國降列載

宋元紀

明
弘治四年三月廿三日
五和錢
為
長
壽
司
印

先元集
記規模反正卷帙微省而
取材未廣闕如生恨薛王
通鑑出入陳氏旁摭曲証
自謂功高而參觀前史漏
萬非一余嘗欲取脫脫一

書剪裁繁陋別韓老同傳
之非去琬琰濫收之謬然
後大采遺文博蒐典故斷
以已意成一制作而家鮮
倉乘畋漁無術訪求幾載

宋元余
國野並存大者五六小者
十數巽巖真本尚歎未見
其他殘失皓首何窮元史
速成衆思寡集卷末論贊
俱從姑舍豈
晁旒當

付不議抑方之房魏詮晉
謙讓多矣夫全史定則通
鑑成通鑑行則本末出宋
元之際苟有作者三書兼
舉旦暮可遇乃積久無聞

宋元
三
懸書不立北海高安勉因
舊文分代次事題目博設
意在便覽非求必傳余聊
從二家寄以論難彌綸目
前綱紀有待不敢卽爲建

安續也宋治懦弱文繁實
少元臣譏之隆替畧備顧
法高前代亦復有四曰禮
臣下崇道學后妃仁賢宗
室柔睦內治旣修兼以外

攘天保采薇宜克永世而
駐驛一南國祚竟覆論者
咸咎熙寧變法宜和極亂
然周室東遷平王絕望莫
高宗構若也汴京失守中
原雖沒而建炎紹興勢最
可爲岳韓劉吳百戰百克
假令有一中主如晉孝武
唐肅代者爲之南面任使
不疑擴清天步六合版圖

將大於建隆豈特謝安捷
肥水郭李收兩京哉孰意
構旣無良檜尤凶醜君臣
魚水專戮干城大將旣盡
不復生神州旣棄不復還

孝宗有志而湯思退主和
寧宗無能而韓侂胄主戰
馴至理宗政繇史賈桑桑
板蕩繼以草黃大運竭矣
胡元主夏草昧不寧英宗

之弒秦定之篡明寧之殂
順帝之立國皆可亡必緩
及至正勝廣始起秦皇厭
勝唐明祝天真人將降
適有期乎蒙古色目班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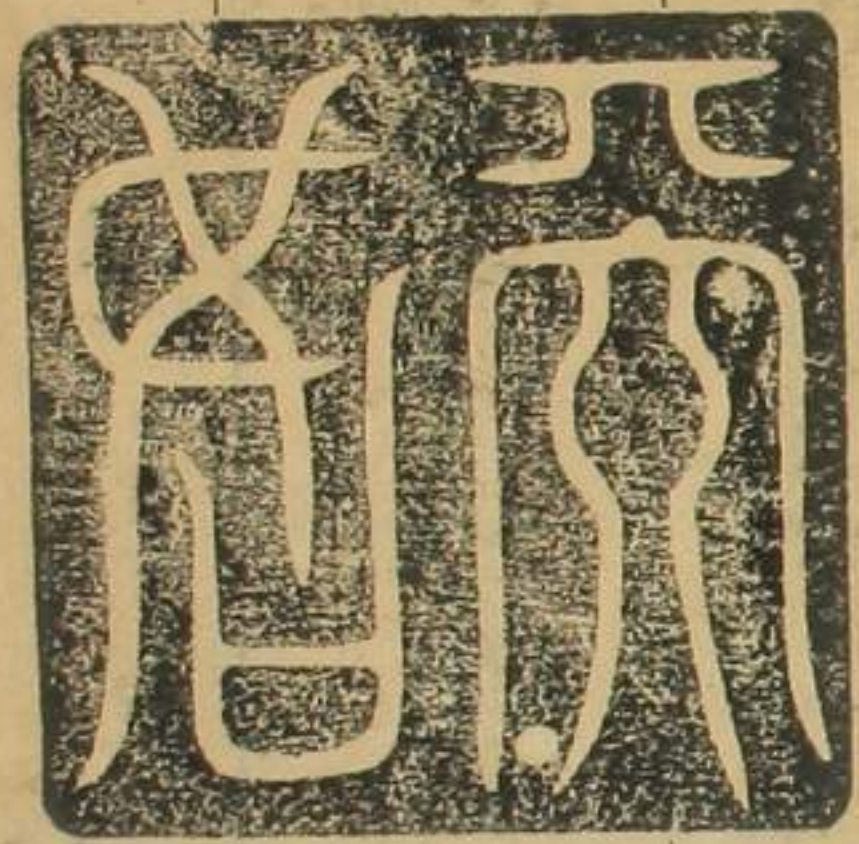
漢南西僧帝師道尊孔子
明堂配天風猶冒頓固知
百年數窮無俟紂惡之熟
也閒居尚論紀志表傳各
有竊取未幾散去感同雲

煙嘗念神器襁褓雛鼠難
竊胡歡漢悲憾深曷喪逆
取順守道固多途大抵開
關之憂勤不敵季朝之燕
逸羣賢之勞盡莫救一夫
之頑讒古今盡然不獨兩
代也藝祖法慕成周而禍
夷於石晉鞞韃地廣秦隋
而曆短於拓拔中國之所
以失卽以失之所以得

之所以失卽中國之所
以得也周書戒王殷監不
遠漢臣進規引秦爲喻人
君善監者必自近始卽宋
元未竟之編亦何不可資

金鏡禦不若乎

婁東張溥題



凡例

一先叔父西銘公生啓禎間以文章氣誼
奔走天下歲辛未成進士選庶常請告
里居覃精稽古丹黃鈎貫寒暑無間時
黨論煩興謠詠肆起要人乘幾殆欲一
經盡之先庶常置諸度外惟以著述自
娛十年之間幾控克棟崇禎末撫按交
章表白朝廷感動思欲重用惜已去世

特詔徵進遺書備乙夜觀覽雖徑濟未見之施為而立言堪垂於不朽

鼎革以後門戶中衰板帙散失

聞升

私心

痛之用是不揣固陋哀集殘缺漸次授梓公諸天下後世以表前人之志云

一先席常貫穿博綜徑緯史源流炳然故於徑則有十三徑註疏大全合纂於史則有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

考核論正蓋國之有史之有通鑑通鑑之有紀事缺一不可國史因人通鑑因年本末因事人非紀傳不顯年非通鑑不序事非本末不明袁機仲先主所著與司馬氏同功先席常序之詳矣乃宋元諸史未有折衷北海高安勉因舊文分代次事先席常詳為較訂席幾今古得有全書而刊板向在浙中兵燹之

餘蕩為灰燼讀史者攬全史而失宋元
不無遺憾 聞升 搜輯原本授之剞劂庶
無負先庶常嘉惠後學之志云爾

一胡致堂先生讀史管見發明正論為史
學指南今藏書家止有慎獨齋小板先
庶常編年標目特刊善本藏板崑山李
氏四十年来已多缺失 聞升 構歸補輯
原本始全覃心讀史者庶幾有同好乎

一先庶常纂集評定諸編有禮書樂書尚
書合纂易經合纂詩經合纂四書合纂
歷代名臣奏議漢魏晉名家歷代文典
文乘古文五刪南史莊子列女傳今所
存鏤板止奏議尚書現在校修行世耳
其餘不可復問矣 升 念別書之存亡所
關差緩至禮樂兩書辨明度数考訂音
容小之修身養性大之治國平天下何

何三
可斯須去者乃可聽其散逸乎升今將
宋儒陳氏禮書樂書及明鄭世子所著
樂書徑庶常所叅核考正者悉遵原本
次第梓行以表先庶常耽精禮樂之意
云

一先庶常所著書有七錄齋前集後集春
秋三書史論一編二編俱徑鏤板行世
今諸刻具在獨春秋三書板已散失升

念先庶常羽翼聖經為功最大其分列
國以立論則君相之得失昭然合四傳
以考中則諸家之是非燦列廿年讀書
稽古之力大約於是書見其苦心升近
多方構求始獲原稿茲即鳩工梓以行
世

一先庶常兄弟十人而先君蓋長首以經
史之學相切劘故庶常終身師事惜積

學不遇晚年著時政議要諸書先庶常
叅訂授梓第其中今昔有殊尚須考訂
嗣出問世謹先附識於此

姪聞升謹識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

第一卷

太祖代周

第二卷

收兵權

第三卷

平荆湖

第四卷

平蜀

第五卷

平南漢

第六卷

平江南

第七卷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第八卷

禮樂議

第九卷

治河

第十卷

金匱之盟

第十一卷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第十二卷

平北漢

第十三卷

契丹和戰

第十四卷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第十五卷

交州之變

第十六卷

蜀盜之平

第十七卷

太宗致治

第十八卷

營田之議

第十九卷

至道建儲

第二十卷

咸平諸臣言時務

第二十一卷

契丹盟好

第二十二卷

天書封祀

第二十三卷

丁謂之姦

第二十四卷

明肅莊懿之事

第二十五卷

郭后之廢 温成事附

第二十六卷

天聖災議

第二十七卷

茶鹽權罷

第二十八卷

正雅樂

第二十九卷

慶曆黨議

第三十卷

夏元昊拒命

第三十一卷

儂智高

第三十二卷

貝州卒亂 王則

第三十三卷

浚六塔二股河

第三十四卷

英宗之立

第三十五卷

刺義勇

第三十六卷

濮議

第三十七卷

王安石變法

第三十八卷

學校科舉之制

第三十九卷

元豐官制

第四十卷

西夏用兵

第四十一卷

熙河之役

第四十二卷

瀘夷

第四十三卷

元祐更化

第四十四卷

宣仁之誣

第四十五卷

洛蜀黨議

第四十六卷

紹述

第四十七卷

孟后廢復

第四十八卷

建中初政

第四十九卷

蔡京擅國

第五十卷

花石綱之役

第五十一卷

道教之崇

第五十二卷

金滅遼

第五十三卷

復燕雲

第五十四卷

方臘之亂

宋江附

第五十五卷

羣姦之竄

第五十六卷

金人入寇

第五十七卷

二帝北狩

第五十八卷

張邦昌僭逆

第五十九卷

高宗嗣統

第六十卷

李綱輔政

第六十一卷

宗澤守汴

第六十二卷

兩河中原之陷

第六十三卷

南遷定都

第六十四卷

金人渡江南侵

第六十五卷

苗劉之變

第六十六卷

平羣盜

第六十七卷

金人立劉豫

第六十八卷

張浚經畧關陝

第六十九卷

吳玠兄弟保蜀

第七十卷

岳飛恢復中原
秦檜害飛附

第七十一卷

順昌柘臯之捷

第七十二卷

秦檜主和
檜死附

第七十三卷

金亮之惡

第七十四卷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第七十五卷

建延紹興諸政
朝臣言事附

第七十六卷

孝宗之立

第七十七卷

隆興和議

第七十八卷

孝宗朝廷議

第七十九卷

陳亮恢復之議

第八十卷

道學崇誄

第八十一卷

兩朝內禪孝宗光宗寧宗
廟議陵議

第八十二卷

韓侂胄專政

第八十三卷

北伐更盟

第八十四卷

吳曦之叛

第八十五卷

蒙古侵金

三
卷
目
錄

十

第八十六卷

金好之絕

第八十七卷

李全之亂

第八十八卷

史彌遠廢立

第八十九卷

金河北山東之沒

第九十卷

蒙古取汴

第九十一卷

會蒙古兵滅金

第九十二卷

三京之復

第九十三卷

蒙古連兵

第九十四卷

余玠守蜀

第九十五卷

真魏諸賢用罷

第九十六卷

史嵩之起復

第九十七卷

董宋臣丁大全之姦

第九十八卷

公田之置

第九十九卷

蒙古諸帝之立 太宗定宗憲宗世祖

第一百卷

蒙古立國之制

第一百一卷

北方諸儒之學

第一百二卷

蒙古南侵

第一百三卷

郝經之留

第一百四卷

李壇之納

第一百五卷

賈似道要君

第一百六卷

蒙古陷襄陽

第一百七卷

元伯顏入臨安

第一百八卷

二王之立

第一百九卷

文謝之死

宋史紀事本末目錄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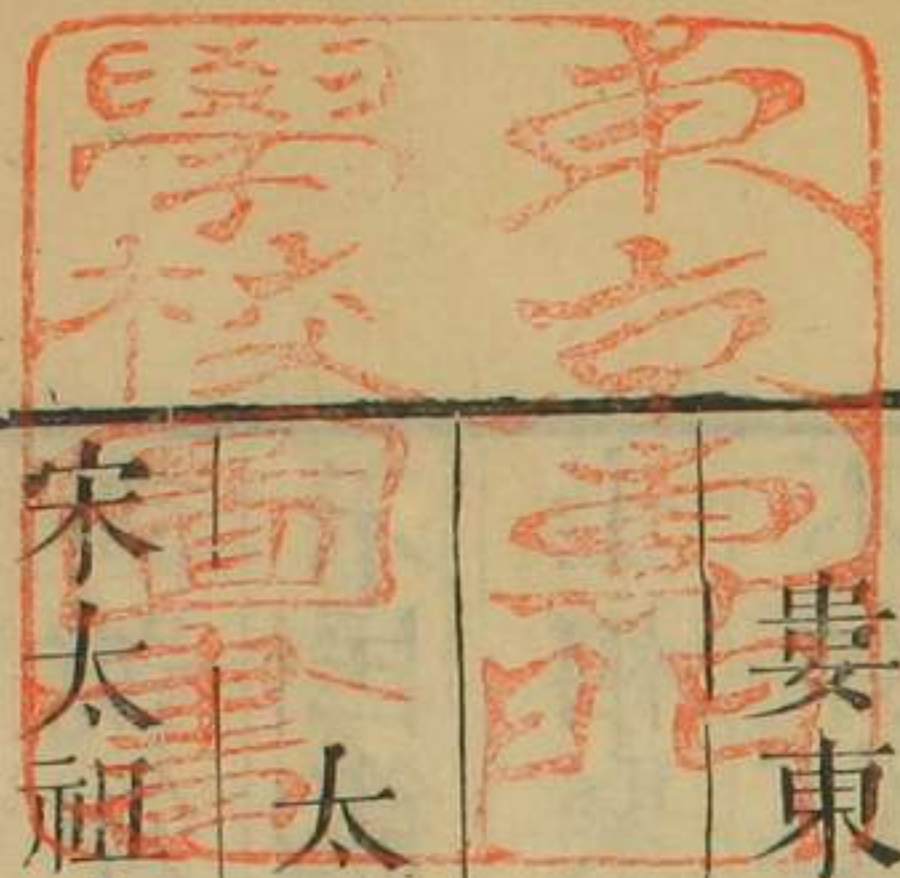
太祖代周

宋太祖建隆元年周恭帝宗訓元年也先是周顥德

六年十一月鎮定二州上言北漢會契丹兵入寇至

是年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檢校太尉歸德節

度使趙匡胤率兵禦之殿前副都點校慕容延釗將



趙匡胤率兵
禦契丹至陳
橋而將士立
爲天子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前軍先發時主少國疑中外密有推戴匡胤之意都
下謹言將以出軍之日冊點檢爲天子士民恐怖爭
爲逃匿計惟內廷晏然不知癸卯大軍繼出軍校苗
訓號知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
示匡胤親吏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將
士相聚謀曰主上幼弱吾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
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
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
書記趙普匡義普部分諸將環列待旦遣牙隊軍使

郭延贊馳騎入京報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都虞候
王審琦二人皆素歸心匡胤者甲辰黎明將士逼匡
胤寢所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卧欠伸徐
起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
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掖之
上馬還汴匡胤攬轡曰汝等貪富貴立我能從我命
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矣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
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
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

韓通帥兵舉
義王彥昇害
之

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 乙巳入汴先遣楚昭
輔慰安家人又遣客省使潘美見執政諭意時早朝
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
爪入溥手幾出血溥禁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
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
逐焉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爲彥昇所害妻子俱死
匡胤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
擁范質等至匡胤見之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爲大
軍所迫一日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

王溥范質拜
趙匡胤陶穀
出禪詔于袖
中卽帝位

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
質等相顧不知所爲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
請匡胤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
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匡胤就
廷北面拜受已乃掖升殿卽皇帝位奉周主爲鄭王
符太后爲周太后遷之西宮乙巳大赦改元以所鎮
歸德軍在宋州國號宋遣使遍告郡國藩鎮加官進
爵有差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戊帝涿郡人
四世祖眇唐幽都令生珽唐御史中丞珽生敬涿州

刺史敬生弘殷周檢校司徒岳州防禦使弘殷娶杜氏生帝於洛陽夾馬營赤光繞屋異香經宿不散及長容貌雄偉器度豁如識者知其非常人仕周補東西班行首累官殿前都指揮使掌軍政凡六年數從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歸之世宗嘗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曰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代之卒用代周華山隱士陳搏聞帝伏周曰天下自此定矣未幾鎮州報北漢兵引還戊申詔贈周馬步親軍副都指揮韓通爲中書令以禮

收葬以旌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帝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辛亥論翼戴功加石守信爲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爲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爲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爲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爲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爲步軍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並進爵時慕容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侍衛都指揮使乙卯帝以其弟匡

義爲殿前都虞候改名光義趙普爲樞密直學士
立四親廟尊高祖眇爲僖祖文獻皇帝曾祖珽爲順
祖惠元皇帝祖敬爲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爲皇后考
弘殷爲宣祖昭武皇帝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
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
孟夏夏四月癸巳周昭義節度使李筠起兵初帝
卽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
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旣而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壁涕
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

李筠起兵拒
宋守節泣諫
不聽

勿訝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起兵筠長子
守節泣諫筠不聽帝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爲皇城使
遣歸謂筠曰我未爲天子時任汝自爲之我旣爲天
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
幕府爲檄數帝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於北漢以求
濟師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據其城從事閻丘仲
卿說筠曰公孤軍舉事其勢甚危雖倚河東之援恐
亦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銳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
行直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計之上

筠不從閻丘
仲卿之策而
敗

北漢盧贊與
筠謀不協

也筠不能用北漢主自帥兵赴筠筠迎謁於太平驛
言受周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讐不悅其
言因使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
又來監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潞而自引眾
南向北漢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
之帝遣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
仍勅守信等曰勿縱筠下太行急引兵扼其隘破之
必矣守信等敗筠兵於長平 六月辛未帝自帥大
眾討筠山路險峻多石帝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

帝親征筠殺
盧贊筠赴火
死

衛融請死帝
釋以為卿

爭負之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眾於
澤州南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帝親督戰列柵圍之大
將馬全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
赴火死獲衛融請死帝怒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
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帝曰忠臣也釋之以為大府卿
北漢主懼引師歸帝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帝釋其
罪以為單州團練使 秋七月帝自潞州還以大梁
為東京洛陽為西京 己未周淮南節度使李重進
據揚州起兵重進周太祖之甥與帝同事周室分掌

李仲進據揚州起兵帝使翟守珣為間以緩其謀

兵柄常心憚帝帝立加重進中書令移鎮青州重進愈不自安陰懷異志及李筠舉兵重進遣親吏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守珣素識帝乃潛詣京師求見帝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終無歸順之志帝厚賜守珣令說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我兵勢守珣歸勸重進未可輕發重進信之既而帝遣六宅使陳思誨賜之鐵券重進欲治裝隨思誨朝汴左右沮之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於唐唐主以聞

趙普勸帝親征重進盡室自焚

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帝自行冬十月帝發汴十一月丁未至廣陵即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將舉族放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帝入城戮同謀者數百人揚州平史臣曰韓通死于宋未受禪之頃忠義之志明矣李筠李重進舊史書叛叛與否未易言也洛邑所謂頑民非殷之忠臣乎或曰三人者嘗臣唐晉漢矣曰智氏之豫讓非歟三年冬十月遷鄭王宗訓於房州王後以開寶六年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
春殂諡曰恭帝

張溥曰韓通李筠李重進皆爲周室而死以義言之其殷之三仁乎通子橐馳兒多智畧知藝祖人望勸通早爲之所通不聽黃袍旣加謀集弓矢其時晚矣李筠鎮昭義中書命至涕泣舉義李重進鎮淮南亦據揚州起兵一以四月死一以十一月死不量已力起蹈湯火徒死何益然武王伐紂義士非之多士多方二篇之書于頑民不敢斥也呼之曰士夫五季道喪君臣義

絕朝唐夕晉視爲故嘗大宋之興應天順人舉朝同聲連袂稽顙猶有三人爲周而死神農虞夏庶不沒乎君子且爲宋賀其何誅焉筠初起義閭丘仲卿說其下太行抵懷孟塞虎牢據洛邑筠違其言徒恃儋珪槍撥汗馬以敗重進使翟守珣往潞陰結筠帝令之遊說緩其謀使當日二人謀定後發一時並舉腹背皆敵宋之爲宋未可知也楊堅篡逆尉遲迥入討四方響合敗于韋孝寬而死天方授楚未可與爭烏論成

敗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王瑞

收兵權

太祖建隆二年閏三月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先是帝受禪延釗握重兵屯真定韓令坤領兵巡北邊帝遣使諭意許以便宜從事兩人皆聽命乃加延釗殿前都點檢令坤亦加侍衛指揮使至是延

劉自真定來朝，令坤亦從討李重進，還皆罷爲節度使。自是殿前都點檢不復除授。秋七月，罷侍衛都指揮使石守信等，典禁兵。初，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帝故人，有功，典禁衛兵。趙普數以爲言，帝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邪？」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彼臨時亦不能自由。爾帝悟，一日召普從容論天下之事，因喟然歎息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公姓十二君，僭竊相踵，兵革不息，生民塗炭，吾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

欲息天下之兵，建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陛下之及此言，天地神人之福也。節鎮太重，唯稍奪其權，則天下自安矣。帝曰：卿勿復言，吾已喻矣。頃之，帝因晚朝，與石守信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帝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爲？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復有異心？帝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爲，其可得。

太祖杯酒釋
兵權

乎守信等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
可生之途帝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
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爾卿等何
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
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
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爲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
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
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帝從
之以守信爲天平節度使高懷德爲歸德節度使王

晉諫直符
卿典禁兵

審琦爲忠正節度使張令鐸爲鎮寧節度使趙彥徽
爲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資甚厚唯石守信
兼職如故其實兵權不在也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
符彥卿典禁兵趙普諫曰彥卿名位已甚豈可復委
以兵柄帝曰朕待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
何以能負周世宗帝默然事遂寢久之王彥超及諸
藩鎮入朝帝宴於後苑酒酣從容謂之曰卿等皆國
家宿舊久臨劇鎮王事鞅掌非朕所以優賢之意也
彥超諭意卽前奏曰臣本無勲勞久冒榮寵今已衰

朽乞骸骨歸丘園臣之願也安遠節度使武行德護
國節度使郭從義定國節度使白重贊保大節度使
楊廷璋競自陳攻戰閹閹及履歷艱苦帝曰此異代
事何足論明日皆罷鎮奉朝請 胡一桂曰太祖深
思天下唐末以來生民塗炭知所以處藩鎮收兵權
之道既以從容盃酒之間解石守信等兵權復以後
苑之宴罷王彥超等節鎮於是宿衛藩鎮不可除之
痼疾一朝而解矣

乾德元年春正月初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強盛

以文臣知
州事

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
之尚有不奉詔者帝即位初異姓王及帶相印者不
下數十人至是用趙普謀漸削其權或因其卒或因
遷徙致仕或以遙領他職皆以文臣代之 夏四月
詔設通判於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
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
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
輕時符彥卿久鎮大名專恣不法屬邑頗不治故特
選常叅官彊幹者往蒞之自是遂著爲令

詔設通判於
諸州節度使
之權始輕

初置諸路轉運使財利盡歸于上

三年三月初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藩鎮益強率領部曲主場務厚歛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帝素知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史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八月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帝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至是命諸州長吏擇本道兵驍勇者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復立更戍法分遣禁旅戍守邊城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選諸道兵入補禁衛

詔諸州決大辟付刑部詳覆

趙普薦辛仲甫為四川兵

帝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人命至重姑息藩鎮當如是邪自今諸州決大辟錄案聞奏付刑部詳覆之 帝復問趙普以文臣有武幹者普以左補闕辛仲甫對帝遂用之為

四川兵馬都監因謂普曰五代方鎮殘虐民受其禍朕今用儒臣幹事者百餘人分治大藩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呂中曰天下之所以四分五裂者方鎮之專地也干戈之所以交爭互戰者方鎮之專兵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也民之所以苦於刑苛法峻者方鎮之專殺也朝廷命令不得行於天下者方鎮之繼襲也太祖與趙普長慮却顧知天下之弊源在乎此於是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

帝注意命將

皆所以漸取其權朝廷以一紙下郡縣如身使臂如臂使指無有留難而天下之勢一矣帝既定計盡收諸宿將兵柄而削藩鎮權尤注意命將分部守邊具得要領以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棗州以拒北狄又以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以禦太原其家族在京師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與

章恩結李漢
趙董遵誨

之恣其圖回貿易免所過征稅令召募驍勇以爲爪
牙凡軍中事許從便宜每來朝必召對命坐賜以飲
食錫賚殊異由是邊臣皆富於財得以養募死士使
爲間諜洞知蕃情每入寇必能先知預爲備設伏掩
擊多致克捷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得以盡力東南
取荆湖川廣吳楚之地 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疆
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帝召訟者謂曰汝女
可適何人對曰農家爾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
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對曰無也帝曰漢

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爲農婦乎且使漢
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邪責其人而
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贖汝勿
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邪漢超感泣由是益
修政理吏民愛之 初遵誨父宗本仕漢爲隨州刺
史帝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馮藉父勢嘗侮
之一日謂帝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
遇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東北去雷電隨之
是何祥也帝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帝

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及卽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惶恐再拜。俄而部下卒訴其不法十餘事。遵誨待罪請死。帝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惡邪？遵誨母在幽州，患難暎離，帝厚賞邊民購得之，仍加優賜。至是以環夏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威德，衆皆感悅。後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衆，獲羊馬數萬，夷落以定。陳邦瞻曰：宋祖君臣懲五季尾大之禍，盡收節帥兵柄，然後征伐自天子出。

可謂識時勢善斷割英主之雄畧矣。然觀其任將如此，此豈猜忌不假人以柄者哉？後世子孫不深惟此意，徒以杯酒釋兵權爲美談。至南渡後，奸臣猶托前議，罷三大帥兵，以與讐敵連和。豈太祖趙普之謀誤之耶？然當時務強主勢，矯枉過直，兵材盡聚京師，藩籬日削，故主勢強而國勢反弱矣。亦不可謂非其遺孽也。

張溥曰：收兵之謀發于趙普，普固文吏，利損將權，抑當藩鎮積強，華山桃林窮而必變，其道莫

易也。杯酒論心。大將解印。不賞而勸。術則何居。
漢高殘賊。專戮功臣。光武反之。曲務保全。俾遠
吏事。藝祖赤心。既同蕭王。石守信等。復恃蕭曹。
故人之雅。不為韓彭。跋扈時會。適逢投戈。為快。
豈必盡說辭力哉。咸平年間。王禹偁言。江淮諸
郡。毀城隍。銷兵甲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蕩然
無備。賈昌朝于仁宗朝。言將屢易。士不練。病在
削方鎮太過。二臣去。太祖世未遠。蒿目若此。豈
開基聖主。當日不為子孫計乎。觀其文臣典州。

老將禦邊。久任責成。戰守並用。萬年景福。何嘗
去兵。末世處堂。祖功有咎。赫赫文武。寧為東遷
貶德哉。南渡賊檜為金人反間。納范同之策。召
三大將入朝。盡收兵權。謬附前說。則又開門揖
盜者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平荆湖

太祖建隆元年六月荆南節度使高保融卒弟保勗嗣初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於帝授以節度使

三年冬十月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時年

周保權立張
文表殺廖簡
據潭州保權
求援於宋

十一 十一月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保融子繼
冲嗣 初周行逢病亟召將校屬其子保權曰吾部
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若死文表必
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
無令陷於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
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向事小兒乎十二
月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
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文表兵徑入
府中簡方燕客醉被殺文表遂據潭州又將取朗陵

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璠擊之且來求援先是帝遣
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
欲盡知之懷忠還言高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
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於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
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周
保權使至帝謂元質等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
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

乾德元年春正月庚申乃命慕容延釗為都部署樞
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率十州兵假道繼冲討文表

太祖命慕容
延釗假道於
高繼冲以討
文表文表先

爲楊師璠所
誅李處耘卽
諭繼冲來降

未至。楊師璠已破文表於平津亭。執文表齎而食之。梟首朗陵市。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使繼冲諭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於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爲無虞。是夕延釗召保寅宴飲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王師奄至。卽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

冲。令待延釗。而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王師已分據要衝。繼冲大懼。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六縣。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於帝。帝受之。以王仁贍爲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佐。拜官有差。以光憲爲黃州刺史。三月戊寅。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於朗。保權牙將張從富等以爲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止。懼爲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克入。帝聞之。遣使諭從富等。不聽。以兵逆戰于澧江。敗之。悉舉兵據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皆啗之。

延釗克朗州
殺張從富遂
獲保權湖南
悉平

黥其傍師璠已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
所陷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
從富殺之其大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
僧寺中處耘遣田守奇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帝釋其
罪以為右千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眾寇掠王師擊
殺之湖南悉平得州十四置一縣六十六帝以戶部
侍郎呂餘慶權知潭州湖南辰州在唐分為錦溪
巫敘四郡唐末蠻酋分據之各保險阻以自固時出
寇抄帝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勢沈勇智謀者

以鎮撫之辰州徭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畧蠻黨畏服
帝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自辟吏予以租賦
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兵士得三千人皆能
披甲渡水歷山飛塹如猿獠又選親校二十人分使
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莫不從風而靡各得降表
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張溥曰湖南周行逢荆南高保融地勢相倚猶
唇齒也行逢卒子保權年僅十一張文表自衡
州舉兵據潭州將取朗陵滅周氏保權乞師朝

廷是時北觀荆渚。高氏世土。安若泰山。豈知王師假道其國。先亡哉。保融保勗。皆高從誨子。兄終弟及。廢政不治。及保勗死。繼冲立。叢脞成矣。文表之亂。須臾即殄。不資宋力。然大兵壓境。先集荆南。繼冲無能。開門納土。直掇拾耳。荆南既亡。湖南安能獨立。保權惑於張從富等。抗命不下。身爲俘虜。固其宜也。春秋魯僖公二年。書虞師晉師滅夏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夏陽。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虞虢舉矣。藝祖取荆湖。猶是術也。然晉師狡。宋師直。君子無譏焉。行逢疾亟。時慮文表必亂。戒其子舉族歸朝。高保寅於保勗之世。卽勸之首率諸國附宋。善爲國家宗族謀者。未有不審順逆者也。李觀象孫光憲之徒。可謂能讀班彪王命論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三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平蜀

太祖乾德二年十二月命王全斌伐蜀蜀主孟昶自襲位日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微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昶母太后李氏本唐莊宗嬪御以賜知祥嘗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

孟昶不聽母言而使王昭遠韓保正主兵

李昊請蜀主
通職貢于宋
昭遠止之

主兵者非有功不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
左右之人保正又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
輩何所用之蜀主不聽及宋下荆湖蜀相李昊言于
蜀主曰臣觀宋氏啓運不類漢周一統海內其在此
乎若通職貢亦保安三蜀之良策也蜀主欲通使昭
遠固止之乃率兵屯峽路增置水軍帝聞之遂謀伐
蜀以張暉為鳳州團練使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
帝大悅已而蜀山南節度判官張廷偉說知樞密院
事王昭遠曰公素無勲業一旦位至樞近不自建立

張廷
北漢
帝乃命
等分
蜀

大功何以塞時論莫若通好并州令發兵南下我自
黃花子午谷出兵應之使中原表裏受敵則關右之
地可撫而有昭遠然其言勸蜀主遣趙彥韜等以蠟
書間行約北漢濟河同舉兵至汴彥韜潛取其書以
獻帝笑曰西討有名矣帝乃命王全斌為西川行營
都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斌為都監將
步騎六萬分道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
凡五百餘間供帳什物具備詔全斌謂曰凡克城寨
止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

其土地耳。全斌及彥進等由鳳州進，光義及彬等由歸州進。蜀主聞之，以王昭遠為都統，趙崇韜為都監，韓保正為招討使，李進副之。帥兵拒宋，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吾此行非止克敵，取中原如反掌耳。」手執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

十二月，王全斌等克萬仞、燕子二砦，遂取興州，連拔石圖等二十餘砦，獲糧四十萬。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保正、李進等戰於三泉砦，敗之，擒保正及進等，獲糧三十萬。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

遣張萬友奪其橋，蜀人退保入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建門。劉光義、曹彬克蜀夔州，蜀寧江制置使高彥儔死之。初，夔州有鎖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等行，帝示以地圖，指鎖江曰：「我軍沂流至此，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襲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櫂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鎖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彥

帝先定水陸
伐蜀之策以
授光義

蜀高彥儔敗
自焚死光義
以禮葬之

儔謂監軍武守謙曰北軍涉遠而來利在速戰不如
堅壁以待之守謙不從獨領麾下與光義騎將張廷
翰戰敗走廷翰乘勝登城彥儔力戰不勝身被十餘
鎗左右皆散彥儔奔歸府第整衣冠望西北再拜投
火自焚死後數日光義得其骨於灰燼中以禮葬之
三年春正月王全斌進次益光得降卒言益光江東
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柵對岸
可渡自此出劔門南二十里至青疆與官道合若行
此路則劔門不足恃也乃分兵趨來蘇跨江為浮梁

以濟蜀人見之棄塞而遁遂進次青疆王昭遠聞之
留其偏將守劔門自引眾退屯漢源坡以待全斌未
至漢源劔門已破昭遠股栗失次趙崇韜布陣出戰
昭遠據胡床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昭遠走投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俄而追
騎至與崇韜俱被執劉光義曹彬進克蜀萬施開
忠四州峽中郡縣悉定遂州知州陳愈以城降時諸
將所過咸欲屠戮以逞獨曹彬禁止之故峽路兵始
終秋毫無犯蜀主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

克蜀之兵惟
曹彬秋毫無
犯

蜀主命李昊
草表降宋

太子玄喆統之李廷珪張惠安等爲之副趨劔門以禦王師玄喆素不習武廷珪惠安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携姬妾樂器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綿州聞已失劔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蜀主惶駭問計於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爲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爲我效命已而全斌進次魏城乙酉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遂入城劉光義等亦引兵來會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帝以呂餘慶知成都府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帝設氊帳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務縱部下掠子女奪

全斌等縱兵
掠蜀彬屢請
旋師不從

全師雄憤朱
光緒而叛高
彥暉戰死

財物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不從既而帝詔發蜀兵赴汴並優給裝錢全斌等擅減其數仍縱部曲侵擾之蜀兵忿怨思亂三月蜀兵行至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全斌遣朱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師雄怒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等分道攻討爲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翰擊之復不利

蜀主景至汴
封公尋卒母
李氏亦不食
薨

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守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六月蜀主景舉族與官屬至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帝御崇元殿備禮見之賜賚甚厚拜景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秦國公子玄喆爲泰寧軍節度使從臣親屬授官有差景尋卒帝廢朝五日追封楚王景母李

帝碎景寶裝
溺器

氏本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帝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土，妾之願也。時帝有北征意，聞其言甚喜。及景卒，不肯哭，以酒酌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帝聞而傷之。帝嘗見景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十二月，帝聞兩川兵起，客省使丁德裕領兵往討之。以康延澤為東川七州招

曹翰襲破呂

安巡檢使時全師雄屯新繁，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之。師雄退屯於郾，王全斌、王仁贍復攻之。師雄走灌口，水陸轉運使曹翰會仁贍圍賊。呂翰于嘉州，翰棄城走。是夕賊還，結眾圍城，約以三鼓進攻。曹翰謀知之，戒掌漏者止擊二鼓，賊眾不集。至明而遁，追襲大破之。全斌復破師雄於灌口，師雄走金堂，病死。其黨據銅山，推謝行本為主，延澤旋拔之。德裕等分道招輯賊眾，悉平。西南諸夷多來請附。

師雄敗走病
死賊眾悉平

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因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狀贖貨殺降之罪遂責降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等廉謹並進爵秩後召呂餘慶參知政事仁贍等歷詆諸將冀以自免且曰清廉畏慎不負陛下者曹彬一人耳彬之還也囊中惟圖書衣衾又能濟下於是賞彬特優彬入謝曰諸將皆獲罪臣不敢奉詔帝曰卿有茂功又不伐懲勸國之常典可無遜

宋兵還全斌等責降彬特優賞

沈義倫入蜀知珍帝用為樞密副使

月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義倫為四川都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有以珍異獻者皆却之及歸篋中惟書數卷而已帝嘗問曹彬以官吏善否彬曰臣止監軍旅至於采察官吏非所職也周問之曰義倫可用帝嘉之故有此命

張溥曰劉裕之克長安也欲久留屯經畧西北急於內禪倉卒東還輕以關中授孺子遂有沈田子王鎮惡之變夏王勃勃乘之終晉迄陳秦非中國有也宋藝祖命王全斌等伐蜀孟昶出

降。兩川克定。猥以淫暴剽殺。全師雄。因眾怒復
 叛。高彥暉戰死。曹翰曹彬等分道夾擊。始就殲
 滅。師不以律。雖勝亦敗。王者所以貴持盈也。景
 為知祥愛子。奢縱失國。餘慶長春詞有先識玄
 喆童稚。妄握大師。文繡旌旗。適資眾笑。李昊之
 勸降。雖不若高彥儔之死義。然盱衡國勢。主猶
 劉禪。臣非姜維。北地之哭。不聞廟門。羅隱之詩。
 空嗟雕面。欲無修降表。其可得乎。景母李氏。唐
 莊宗舊嬪也。誨景任彥儔。疎王昭遠。輩景不從
 而敗。及其卒也。母憤不泣。以酒瀝地。嗟彼偷生
 竟不食死。國破家亡。悲歌大義。僅一老婦人傷
 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四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北海馬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平南漢

太祖乾德二年春正月南漢侵潭州防禦使潘美擊却之。時南漢主劉鋹性昏懦委政宦者龔澄樞及才人盧瓊。鋹日與宮人波斯女等遊戲宮中宦至七千餘有為三師三公者宦者陳延壽謂鋹曰先帝所

劉鋹委政于龔澄樞盧瓊

陳延壽勸鋹殺諸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南漢許彥真
族誅

李託二
女委以國政

潘美尹崇珂
克南漢郴州

以得傳位於陛下者，由盡殺羣弟故也。勸銀除去諸王，銀以為然，遂殺其弟桂王璇興。由是上下怨，而紀綱大壞。內侍監許彥真復讒殺尚書右丞鍾允章，與龔澄樞並用事，爭權不協。會有告彥真通先朝李麗姬者，澄樞將按之。彥真懼，與其子謀殺澄樞。澄樞使人告彥真謀反，下獄族誅。南漢主復以李託為內太師，六軍觀軍容使。初，南漢主納託長女為貴妃，次女為美人。至是，詔國政皆稟託而後行。九月，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廷

瑁
克南漢郴州

瑁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而漢益驕於無事。今兵不識旗鼓，而主不知存亡，夫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主曰：好於宋。南漢主懵然莫以為慮。至是，始懼。三年六月，南漢主遣使泚口，帝既克郴，得南漢內侍余置未盡也。自南漢起業，具言其主作燒煮剝剔刀山，費帝聞其奢，詔鷲翅鬪虎抵象，又賦斂繁重，邑民入十錢，幸常至，且納布斗米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官制，設壽封諸采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

官陳延壽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遊幸常至月餘或旬日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帝聞其奢酷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民時方謀下蜀未遑也並用事

張賜邵廷瑁

三年六月南漢招討使邵廷瑁屯洗口以待王師招輯亡叛訓士卒修戰備國人賴以少安有投匿名書譖廷瑁將圖不軌南漢主信之遣使賜廷瑁死士卒排軍門見使者訴廷瑁無反狀請加考驗弗許乃相與立廟洗口祠之 開寶三年九月張舉兵侵道州

帝令南唐主書諭張稱臣 張不遜帝伐之

刺史王繼勳上言張肆為殘暴數出寇邊請南發帝令南唐主為書諭張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舊地張因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書帝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南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南漢主晟以來耽於遊宴城壁濠隍多飾為宮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前鋒至芳林澄樞遁還潘美遂圍賀州南漢諸大臣皆請起故

潘美擒斬
彦柔潘崇徹
擁眾自保

將潘崇徹銀不從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聞彥柔至潛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艤舟岸側遲明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伏兵卒起彥柔眾大亂死者十七八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破美督戰艦聲言順流趨廣州南漢主憂迫計無所出乃以潘崇徹為都統領眾三萬屯賀江會美徑趨昭州崇徹但擁眾自保而已美乘勝克昭州進拔桂連二州銀聞之謂左右曰昭桂連賀本屬湖南今北師取之足矣吾知不復南也十一月銀以李承渥為

美大敗李承渥

都統將兵十餘萬陣於蓮花峯下南漢人教象為陣每象載十數人皆執兵杖凡戰必致陣前以壯軍威潘美集勁弩射之象奔踉乘者皆墮反踐承渥軍軍遂大敗承渥僅以身免美進拔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銀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顧諸將無可使者宮媪梁鸞真薦其養子郭崇岳可用南漢主以為招討使與大將植延曉統軍六萬屯馬逕以禦王師崇岳無謀勇唯日禱於鬼神而已

崇徹降

四年二月潘美克南漢英雄二州潘崇徹以其眾降

美進次瀧頭漢主遣使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於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泊船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泊船走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灌奉表詣軍門乞降美卽令人送灌赴汴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出迎郭崇岳止之乃復爲扞禦之備又遣保興率國內兵拒戰植廷曉謂崇岳曰北軍乘席捲之勢其鋒不可當吾士旅雖衆然皆傷疲之餘今不驅策而前亦坐受其斃矣廷曉乃領前軍據水而陣令崇

植廷曉郭崇岳戰死錄出

岳殿後旣而王師濟水廷曉力戰不勝死於陣崇岳奔還其柵潘美謂諸將曰彼編竹木爲柵若篝火焚之必擾亂因而夾擊之此萬全之策也遂分遣丁夫入持二炬間道造其柵會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烟埃紛起南漢軍大敗崇岳死於亂兵龔澄樞李托相與謀曰北軍之來利吾國中珍寶耳今盡焚之使得空城必不能久駐也乃縱火焚府庫宮殿一夕皆燬明日銀出降美入城俘其宗室官屬送汴有宦者餘輩盛服請見美曰是柸人多矣吾奉暇當美山南

帝釋銀罪而
澄樞托

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加潘美山南東道節度使。三月丙申，詔廣南有買人男女爲奴婢，轉傭利者，並放免。僞政有害於民者，悉以聞除之。銀至汴，帝遣呂餘慶問銀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銀歸罪，龔澄樞、李托明日有司以帛繫銀及其官，不獻于廟社。帝御明德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銀。銀曰：臣年十六僭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遂伏地待罪。帝命大理卿高繼申引澄樞托斬於午門外，釋銀罪，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銀體質豐碩，眉目俱疎，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勒鞍，爲戲龍之狀，極其精妙，以獻。帝謂左右曰：銀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銀在國時，多置醜毒。臣下一日從帝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旣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帝笑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命取銀酒自飲而

別酌以賜銀。銀大慙謝。銀後於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卒。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於禁中。銀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

張溥曰：劉隱據南海，傳國弟陟，再改名龔，術者言其不祥，又改龔後。劉銀竟任龔澄樞以亡國。異哉！劉龔無道為弟洪熙所弑，屢復殺洪熙而自立，淫逆好殺，其世種也。銀能幹蠱撫柔越閩。

宋中北距五嶺，南負重溟，猶足自支而不仁，更甚昆弟大臣次第剪屠。婦寺盈朝，太阿倒執，尉佗黃屋其可久乎！邵廷琄忠於國計，請飭兵備，通宋使竟遭讒誅。南唐主承藝祖之命，遺書敦勸，情深三諫，反執行人，犯天怒。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銀之謂也。潘美進師象陣奔北，組頸闕下，涕沾山河。彼暴同孫皓，慙猶叔寶，羊頭謠應，酣舞降王。五十五年，豈盡天數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五 終

長帝親三轄又特許人張天容藉曰藉之其嫌限具
封賞豐贖精南曹主承藝師之命書書海海
皇其可又平洛致罪忠效國信請論兵謝匪宋
○大○臣○大○策○奠○魯○敵○寺○盈○瞭○太○阿○阻○持○操○計○黃
○北○朝○五○嶺○南○負○重○賞○餘○只○自○支○而○不○寸○更○甚○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平江南 玉瑞

太祖建隆元年南唐主李景以御服錦綺金帛來賀
即位十一月帝平李重進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
景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唐臣杜
著薛良以罪來奔獻平南策帝方惡其不忠斬著下

南唐臣杜著
薛良獻平南
策帝斬著配
良

蜀市配良廬州牙校遂還汴

二年二月唐遷都於豫章初唐主景之襲父位也屬中國多故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鹽魚之利卽山鑄錢物力富盛頗有窺覷中原之志及淮甸入於周寢以衰弱帝旣平楊州雖戮其亡叛景終不自寧乃遷豫章以太子從嘉守建康豫章城邑迫隘羣臣日夜思歸景怒欲誅贊行者八月甲辰唐主景方議東遷以疾卒於南都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卽位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父遺表於帝願追尊帝號帝許之煜

唐主景疾卒
子煜卽位
建康

乃謚景爲文孝皇帝廟號元宗陵號順陵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詩畫明音律

三年六月詔唐主煜應朝廷橫海飛江水鬪懷順諸軍親屬有在江表者悉遣令渡江煜每聞朝廷出師克捷及喜慶之事必遣使犒使修貢其大慶更以貢宴爲名別獻珍玩秋七月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貢金銀錦綺千萬是月放南唐降卒弱者數千人歸國十一月賜唐建隆四年曆唐主酷信浮屠法出禁中金錢募人爲僧時都下僧及萬人皆仰給縣官

煜好浮屠法
而忘治國守
邊

唐主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書拜跪手足成贅僧有
罪命禮佛而釋之帝聞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
渡見唐主論性命之說唐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
是不復以治國守邊為意

唐相韓熙載

開寶元年五月唐以韓熙載為中書侍郎熙載顯德
中入朝歸國唐主景問中國大臣熙載曰趙點檢顧
視不常不可測也帝受禪景益重之欲以為相以帷
薄不修而止至是復用唐主立周氏故后妹也美
姿容以姻戚往來先得幸於唐主后卒遂册立之唐

煜先幸周氏
後立為后

主頗留意聲色霓裳羽衣曲久絕不傳后按譜盡得
其聲調唐主常欲以戶部侍郎孟拱辰宅賜教坊袁
承進御史張憲上疏力諫不聽初唐宰相嚴續盡忠
不貳與執政議多不同求罷政事唐主許之於是百
司政事皆歸於樞密院樞密副使陳喬柔懦畏怯滑
吏潛結權幸多為非法紀綱並壞而張洎方以文學
得幸特授清輝殿學士與太子太傅徐遠太子太保
徐遊別居澄心堂密畫機務中旨多自澄心堂出遊
從子元橘等宣行之中書密院俱同散地

煜寵任陳喬
張洎徐遊徐
遊

煜遣弟從善
朝貢遂去國
號貶制度

四年十一月唐主遣其弟從善來朝奉方物入貢帝以從善為泰寧軍節度賜第留京師唐主手疏求遣從善歸國優詔不許時唐主事中國雖外示畏服內實修備及南漢亡懼甚因上表乞去國號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唐國印為江南國主印且請賜詔呼名帝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遺趙普普以白帝帝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答對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帝曰大

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勿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震駭服帝之偉度

五年二月江南江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江南主不聽又沿江巡檢盧絳募亡命習水戰屢破吳越兵于海門亦嘗說

林仁肇請復
江北盧絳請
取吳越煜皆
不聽

江南主曰吳越仇讐也他日必為北朝犄角臣請詐以宣歙叛陛下聲言討臣臣且乞兵吳越至則躡而攻之其國可取江南主亦不用帝忌仁肇威名賂其侍者竊取仁肇畫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持此為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白江南主江南主不知其間鳩殺仁肇

帝行間計煜鳩殺仁肇

七年春正月江南主遣常州刺史陸昭符入貢奉疏求弟從善歸國帝不許江南主天性友愛自從善來

煜求從善歸國帝不許

使被留悲戀不已歲時宴會皆罷 九月癸亥遣曹

彬等將兵伐江南帝欲伐江南而無名遣知制誥李穆諭江南主入朝江南主將從之其門下侍郎陳喬曰臣與陛下俱受元宗顧命今往必見留其若社稷何臣雖死無以見元宗於九泉矣內史舍人張洎亦勸其主無入朝時喬與洎掌樞密江南主信之遂稱疾固辭且言謹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江南主不從而

喬洎阻煜入朝

帝命曹彬等
伐江南戒勿
暴掠

遣使求封冊帝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江南主
不答迥還帝乃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多部署潘美
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之自王全斌平
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彬等入辭帝誡彬曰江
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
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
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劔授彬曰副將而下不
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
江南屯戍皆謂每歲宋所遣巡兵但閉壁自守奉牛

酒犒師尋覺異於他日池州將戈彥棄城走彬入池
州敗江南兵於銅陵進次采石磯初江南池州人
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來歸乃漁釣於采石江上
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
還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
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使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
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緝自荆渚而下或謂江闊水深
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爲右贊善大夫
及師南下以若水爲嚮導旣克池州卽用爲知州十

樊若水上言
江南可取狀
帝遂造浮梁
潘美等用以
渡江

美敗鄭彥華
杜真

一月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至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因率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沒主兵者多新進以功名自負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數十人江南主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候杜真領步軍萬人同逆王師將行江南主識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沂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步軍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下令去開寶之號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高唐李雄父
子八人死義

八年二月曹彬連破江南兵於白鷺洲新林港遣田欽祚攻溧水江南統軍使李雄謂諸子曰吾必死於國難爾曹勉之父子八人皆沒於陳欽祚遂克溧水彬大軍進次秦淮江南兵水陸十萬陳於城下時舟楫未具潘美率兵先赴令曰美提驍果數萬人戰勝攻取豈限此一衣帶水而不徑渡乎遂涉水大軍隨之江南兵大敗馬軍都虞候李漢瓊率所部取巨艘實以葭葦乘風縱火拔其城南水寨又拔關城守陴

者爭道溺死千計。初陳喬張洎為江南主謀請所
在堅壁以老宋師江南主遂弗為慮自於後苑引僧
及道士誦經講易高談不恤政事軍書告急非徐元
樞等莫得通王師駐城下累月江南主猶不知時兵
政皆屬神衛統軍都指揮使皇甫繼勳繼勳素貴驕
初無效死意但欲其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與眾言
輒云北軍強勁誰能敵之聞兵敗則喜曰吾固知其
不勝也偏裨有募死士欲夜出邀戰者繼勳必杖其
背拘囚之一日江南主自出巡城見宋師立柵旌旗

江南兵敗煜
殺皇甫繼勳

煜遣徐鉉來
求緩師帝不
許

滿野知為左右所蔽始驚懼收繼勳付獄殺之遣使
召神衛軍都虞候朱令贇以上江兵入援冬十月
江南都虞候劉澄以潤州降江南主危迫遣學士承
旨徐鉉求緩師鉉至言於帝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
無名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帝
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江南
復遣鉉乞緩師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帝論辯不已帝
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
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耶鉉惶恐辭歸江南朱令

彭令王明等
擒朱令贊

贊自湖口入援衆號十五萬順流而下將焚采石浮
梁彬聞之遣戰權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於洲
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
因移檄諸將犄角襲之令贊乘其大航建大將旗鼓
至浣口明合步軍將劉遇急攻之令贊勢促縱火拒
戰會北風甚火反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贊金陵獨恃
此援由是孤城愈感曹彬遣人謂江南主曰事勢如
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某日城
必破宜早爲之所江南主不聽一日彬忽稱疾不視

金陵城陷陳
喬自經鍾倩
舉族死之

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某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
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
諸將許諾共焚香爲誓明日彬卽稱愈又明日城陷
初陳喬張洎約同死社稷然洎實無死志至是喬徑
入白江南主曰今日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江南
主曰此乃曆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
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死勤政殿學士鍾倩朝服坐
於家兵及門亦舉族死之江南主率臣僚詣軍門請
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

軍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五人赴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眾畏服無敢輕肆克城之日兵不血刃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捷至羣臣稱賀帝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懼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煜與湯悅等赴汴
彬兵不血刃

九年春正月乙亥曹彬俘江南主李煜還汴帝御明德門以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

為違

紗帽至樓下待罪詔並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授煜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帝責張洎曰汝勸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謝曰書實臣所為然犬吠非其主此其一耳他尚多今得死臣之分也帝竒之以為太子中允二月庚戌以曹彬為樞密使初彬之伐江南也帝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况使相極品

曹翰殺胡則
屠江州

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耳及還帝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帝詰之美以實對帝亦大笑乃賜彬錢五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無過多得錢耳未幾乃拜樞密使江南州郡皆降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固守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悉取貲財而屠其民太平興國三年秋七月壬辰隴西公李煜卒

張溥曰江南李景困於四戰稟周正朔宋初入

貢號爲順臣子煜繼立貶損制名小心益謹明天子在上可以憐而赦矣亟鼓朝氣務盪平者時當一統地處必爭也李景之世杜著薛良奔宋獻平江南策藝祖戮辱境上王者無私二心之臣其知懼乎迺樊若水懷憤不第詣汴上書圖造浮梁帝復延之廟堂遇以國士謀吳之心又何嘗一日忘也煜喜讀書屬文工書畫知音律兼信浮屠法度其才能亦梁簡文陳後主類爾林仁肇忠謀被間皇甫繼勳驕貴握兵用舍

乖方噬臍何悔李牧誅而趙亡范增死而楚滅
强大且然况闇弱哉五代風靡置君如奕太祖
平荆楚取巴蜀俘劉鋹太宗削吳越伐太原其
臣死事者寥寥也南唐之亡李雄父子戰死鍾
倩舉族畢命陳喬善柔亦憤而自經疾風勁草
吳猶有人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六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太祖建隆以來諸政

太祖建隆元年春正月乙卯遣使分鎮諸州是月
視學詔增葺祠宇塑繪先聖先賢像自爲贊書于孔
顏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視焉嘗謂侍臣曰朕
欲盡令武臣讀書知爲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

太祖欲盡令
武臣讀書

帝嘗講求輔弼謂左右曰朕聞范質居第之外不殖貨產真宰相也是日以質及王溥魏仁浦同輔政舊制宰臣上殿命坐而議大政其進擬差除但入疏狀畫可降出奉行而已質等自以周朝舊臣稍存形跡且憚帝英睿乃請用劄子面取旨退各疏其事同列書字以誌從之坐論之禮遂廢 庚寅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自是歲貢舉

范質等相坐論之禮遂廢

二年春正月度民田周世宗末年嘗命官詣諸州度民田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帝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

恤小民而民敝愈甚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尋詔州縣課民種植長吏以春秋巡視著為令又置義倉官所收貳稅每一石別輸一斗貯之以備凶歉 夏四月詔郡國置前代帝王賢臣陵冢戶三年二月甲午詔自今百官每五日內殿起居以次轉對指陳時政得失事關急切者許不時上章無以觸諱為懼 己亥詔曰王者禁人為非乃設法令臨下以簡必務哀矜世屬亂離則糾之以猛人知耻格則濟之以寬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

詔許不時上章

帝幸武成王廟去白起配享

文甚非愛人之旨自今竊盜賊滿五貫足陌者死
乾德元年秋七月帝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廡指白起像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以二科取士

二年春正月行四時參選法詔陶穀等四十七人各於見任幕職京官中舉堪為郡守副佐者一人除官之日仍書舉主姓名如繆舉致職事乖方者並連坐
夏四月丁未策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取博州判官賴贇宋初取士有三科一曰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曰經術優深可為師法一曰詳閑吏理達于教化

置封樁庫以備兵荒

凡內外職官布衣草澤皆得充舉並諸州解送吏部試論三道廷試策一道應制科者自贇始

三年八月置封樁庫帝平荆湖西蜀收其金帛別為內庫儲之號封樁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以為軍旅饑饉之備嘗諭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獨限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畜滿四五百萬遣使謀於彼儻肯以地歸於我則以此酬之不然我以二十匹絹購一胡人首彼精兵不過十萬止費我二百萬匹絹則虜盡矣

四年三月甲辰詔翰林學士常參官於幕職州縣及京官內各舉堪任常參官者一人不當者連坐

命中書覆試
陶邴

開寶元年三月初覆試貢士是科擢進士合格者十八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六帝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第命中書覆試因下詔曰造士之選匪樹私恩世祿之家宜敦素業如聞黨與頗容竊吹文衡公器豈宜私濫自今舉人凡關食祿之家悉委中書覆試

三年秋七月己巳詔曰吏員猥多難以求治俸祿鮮

吏員

薄未可責廉與其冗員而重費不若省官而益俸諸州縣宜以戶口為率差減其員舊俸月增給五千

帝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受禪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嘗坐寢殿令洞開諸門皆端直軒豁無有壅蔽謂左右曰此如我心若有邪曲人皆見之矣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緣用青布常

帝悔誤決一事

帝戒永康公主
主衣貼繡鋪
翠襦

帝減刑罰獨
不貸贓吏

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爾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定為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贓吏棄市則未嘗貸

張溥曰藝祖受禪之元年即遣賑諸州分幸太

學君道立矣至開寶九年崩帝在位凡十七年仁聲善政史不勝書惟信史珪石漢卿而殺張瓊與鄭起楊徽之有私憾而出為縣令高明柔克未或盡善帝亦旋悔之無傷令德也唐自安史之亂政出方鎮歷五代不解專兵則好爭專利則繁賦專殺則苦刑帝知其弊痛改革之先收兵權然後以文臣知州以朝官知縣以京朝官監臨財賦又置運使置通判漸取其柄天下勢一號令迺行防亂之嚴未有密於此時者也

然歷觀行事。帝皆以仁者之意施之。非獨聖政有聖心焉。散禁兵而功臣無雲夢之疑。更法制而郡縣無商君之惑。知帝之志在於安天下。不在於私天下也。周官雖善。必本諸關雎。麟趾其是謂乎。初政取士。務絕徼倖。陶穀之子。不假以官。張齊賢有宰相才。遺留晉王。詩云芄芃。棫樸薪之。賴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宜後。世賢人君子。於宋獨多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七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北海馮琦原編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日瑞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禮樂議

聶崇義言禘
禘禮三證

太祖建隆三年夏四月。太常寺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先是周世宗時。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禘之禮。崇義上言。其畧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茲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
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
部定十月三日大祫其太學博士議云按禘祫之禮
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
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
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
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
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
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典

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世宗詔參定郊廟祭
玉崇義因考正三禮至是表上之帝覽而嘉之詔曰
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寢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
事國庠服膺儒業討尋故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
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
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所冀精詳苟有異
同善爲商確尹拙駁正三禮聶從義復引經釋之
下禮部尚書竇儀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
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寢遠圖繪缺然踳

崇義上三禮

尹拙駁正三禮
禮崇義復引
經釋之下竇
儀裁定

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所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

拙崇義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張昭等為定議

琮琬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敕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各位所出今書將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册君取其說為圖

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刪
爲二卷其阮士信卽譔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譔之紕
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
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
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
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
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
畫圖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
之說安得便入周圖如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

夫人之琮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
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作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
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
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
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
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
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
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
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亦爲斐

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籩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摺大圭行郊奠而手秉尺二之圭裸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

皆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金聶崇義去金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釜詩云維錡及釜又云漑之釜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卽釜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

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乾德元年二月，太常竇儼上言曰：三五之典禮樂，不相沿襲，洪惟聖宋，肇建皇極，一代之樂，宜乎立名樂章，固當易以新詞，式遵舊典，從之。因詔儼專其事，儼乃改周樂文舞崇德之舞，為文德之舞，武舞象成之。

儼改樂章

十二順為十

二安

舞為武功之舞，改樂章十二順為十二安。蓋取治世之音，安以樂之。義祭天為高安，祭地為靜安，宗廟為理安，天地宗廟登歌為嘉安，皇帝臨軒為隆安，王公出入為正安，皇帝食飲為和安，皇帝受朝，皇后入宮為順安，皇太子軒縣出入為良安，王冬朝會為永安，郊廟俎豆入為豐安，祭享酌獻飲福受胙為禧安，祭文宣王武成王同用永安，籍田先農用靜安。五月，有司上言：僖祖文獻皇帝室奏大善之舞，順祖惠元皇帝室奏大寧之舞，翼祖簡恭皇帝室奏大順之舞，宣

陶穀等撰定
祀感生帝之
樂章

祖昭武皇帝室奏大慶之舞從之翰林學士承旨陶穀等奉詔撰定祀感生帝之樂章曲名降神用大安太尉行用保安奠玉幣用慶安司徒奉俎用咸安酌獻用崇安飲福用廣安亞獻用文安送神用普安五代以來樂工未具是歲秋行郊享之禮詔選開封府樂工八百三十人權隸太常習鼓吹四年春遣拾遺孫吉取成都孟昶偽宮縣至京師太常官屬閱視考其樂器不協音律命毀棄之六月判太常寺和峴言大樂署舊制宮縣三十六虞設於庭登歌兩架設於

孟昶偽宮

和峴請求泗
濱石以充磬
材

今有司復二
舞十二案之
制

殿上望詔有司別造仍令徐州求泗濱石以充磬材許之先是晉開運末禮樂之器淪陷至是始令有司復二舞十二案之制二舞即及引舞一百五十人按視教坊開封樂籍選樂工子弟以備其列冠服準舊制鼓吹十二案其制設氍毹十二為熊羆騰倚之狀以承其下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鐃各一歌簫箏各二凡九人其冠服同引舞之制十月峴又言樂器中有義手笛樂工考驗皆與雅音相應按唐呂才歌白雪之琴馬滔進太一之樂當時得與宮縣之籍况此

峴請名義手
笛爲拱宸管

笛足以協十二旋相爲宮亦可通八十四調其制如
雅笛而小長九寸與黃鍾管等其竅有六左四右二
樂人執持兩手相交有拱揖之狀請名之曰拱宸管
望於十二案十二編磬并登歌兩架各設其一編於
令式詔可太祖每謂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
又念王朴竇儀素名知樂皆以淪沒因詔和峴討論
其理峴言以朴所定律呂之尺較西京銅望臬古制
石尺短四分樂聲之高良由於此乃詔依古法別創
新尺以定律呂自此雅音和暢事具律曆志自國初

峴創新尺定

峴議郊廟殿
庭先奏文舞

已來御正殿受朝賀用宮縣次御別殿羣臣上壽舉
教坊樂是歲冬至上御乾元殿受賀畢羣臣詣大明
殿行上壽禮始用雅樂登歌二舞是月和峴又上言
郊廟殿庭通用文德武功之舞然其綴兆未稱武功
文德之形容又依古義以揖讓得天下者先奏文舞
以征伐得天下者先奏武舞陛下以推讓受禪宜先
奏文舞按尚書舜受堯禪立德升聞乃命以位請改
殿宇所用文舞爲立德升聞之舞其舞人約唐太宗
舞圖用一百二十八人以倍八佾之數分爲八行行

宋史紀事本末 卷八
十六人皆着履執拂服袴褶冠進賢冠引舞一人各執五采纛其舞狀文容變數聊增更改又陛下以神武平一字內卽當次奏武舞按尚書周武王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請改爲天下大定之舞其舞人數行列悉同文舞其人皆被金甲持戟引舞二人各執五采旗其舞六舞一變象六師初舉二變象上黨克平三變象淮揚底定四變象荆湖歸復五變象邛蜀納款六變象兵還振旅乃別撰舞曲樂章其鑿鐸雅相金錚鼗鼓并引二舞等工人冠服卽依樂令而文德武

功之舞請於郊廟仍舊通用又按唐貞觀十四年景雲見河水清張文收採古朱鴈天馬之義加景雲河清歌名燕樂元會第二奏者是也伏見今年荆南進甘露京兆東州進嘉禾黃州進紫芝和州進綠毛龜黃州進白兔欲依月律撰神龜甘露紫芝嘉禾玉兔五瑞各一曲每朝會登歌首奏之有詔二舞人數衣冠悉仍舊制樂章如所請六年峴又言漢朝獲天馬赤鴈神鼎白麟之瑞並爲郊歌國朝合州進瑞水成文馴象由遠方自至秦州獲白鳥黃州獲白雀並合

詔峴作四瑞
樂章以備登
歌

播在箎絃薦于郊廟詔峴作瑞文馴象玉鳥皓雀四
瑞樂章以備登歌未幾峴復言按開元禮郊祀車駕
還宮入嘉德門奏采茨之樂入太極門奏太和之樂
今郊祀禮畢登樓肆赦然後還宮宮縣但用隆安不
用采茨其隆安樂章本是御殿之辭伏詳禮意隆安
之樂自內而出采茨之樂自外而入若不並用有失
舊典今大樂署丞王光裕誦得唐日采茨曲望依月
律別撰其辭每郊祀畢車駕初入奏之御樓禮畢還
宮即奏隆安之樂並從之

峴請撰采茨
曲

張溥曰禮樂之難興也創業之主猶嗛嗛焉漢
高祖禱枌榆祀蚩尤興師滅秦不好儒學祠官
女巫雜置無統叔孫通因時節文野習綿蕞漢
儀雖修尊君抑臣與古不當樂章蔑聞惟傳制
氏沛宮大風一歌孝惠時立原廟令歌兒曹習
吹相和房中之樂亦皆楚聲唐興武德四親廟
建祖孝孫張文收考古音作大唐雅樂旋宮之
義父亡而復宋藝祖受禪右文命竇儀定三禮
和峴正雅樂二代修明視漢爲優顧於周官制

作之原。未有睹也。雖然三代損益。殷因於夏。周因於殷。禮之尚因也。又漢因者秦。唐因者隋。宋因者五代。亡國禮樂存焉者寡。責豈獨在後王哉。周室文備。暴秦蕩滅。六代韶武。五行壽人。皆非始皇所悅。焚詩書者。李斯廢古樂者。趙高胡亥之世。雅音盡矣。沛公謾罵。制襲秦舊。雖有前王遺則。委棄弗道也。元魏典禮。史稱可觀。隋并天下。文參南北。至牛弘何妥。新樂既成。專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恐學家訾議。悉毀前代金石樂。益破散。煬帝繼之。倡優雜糅。身弑國覆。唐高鼎革。未遑改創。太常樂府所用多舊文。爾唐季五代衰亂。相仍儀文不備。周世宗臨觀殿。懸歎樂凌遲。命竇儼王朴詳定律管。其聲頗高。藝祖因而立尺寸。審中和十二律管作焉。禮樂之盛而忽亡也。朝廷惡之而草野不敢議其亡。而欲興也。草野議之而朝廷不能斷。漢初之不議。猶秦唐宋之初不斷。猶隋周是以越千有餘歲。而莫定也。然盛德之主。言禮樂禮樂之作。本人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倫漢高祖侮慢太公分羹擁篲任呂后而殺功臣
寵戚姬而搖太子幾危社稷唐高祖悅晉陽
宮人太宗納巢刺王妃卒胎武韋之禍禮崩樂
壞孰大於此安能與天地同和節哉宋代嚴家
法尊理學則庶幾近之矣學者謂宋法周而失
於弱非虛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八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九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治河

太祖乾德二年遣使案行黃河治古堤議者以舊河
不可卒復力役且大遂止詔民治遙堤以禦衝決之
患

三年秋大霖雨河決陽武梁澶鄆亦決詔發州兵治

太祖議築古
堤不果

之

四年八月滑州河決壞靈河縣大堤詔殿前都指揮使韓重贊等督士卒丁夫數萬人治之

詔發畿甸丁夫繕築河堤歲以為常

五年春正月帝以河堤屢決分遣使行視發畿甸丁夫繕治自是歲以為常皆以正月首事季春而畢是月詔開封大名府鄆澶滑孟濮齊淄滄棣賓德博懷衛鄭等州長吏並兼本州河堤使

開寶五年五月河大決濮陽又決陽武詔發諸州兵及丁夫凡五萬人遣潁州團練使曹翰護其役翰辭

太祖謂曰霖雨不止又聞河決朕信宿以來焚香上禱于天若天災流行願在朕躬勿延于民也翰頓首對曰昔宋景公諸侯耳一發善言災星退舍今陛下憂及兆庶懇禱如是固當上感天心必不為災六月下詔曰近者澶濮等數州霖雨漸降洪河為患朕以屢經決溢重困黎元每閱前書討究經瀆至若夏后所載但言導河至海隨山濟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高岸自戰國專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歷代之患弗弭凡搢紳多士草澤之倫

田告纂禹元經十二篇

有素習河渠之書深知疏導之策若為經久可免重勞並許詣闕下書附驛條奏朕當親覽用其所長勉副詢求當示甄獎時東魯逸人田告者纂禹元經十二篇帝聞之召至闕下詢以治水之道善其言將授以官以親老固辭歸養從之翰至河上親督工徒未幾決河皆塞

太宗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秋七月河決孟州之溫縣鄭州之滎澤澶州之頓丘皆發緣河諸州丁夫塞之三年春正月命使十七人分治黃河堤以備水患

河堤

使者奏治遙堤不如分水勢

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壞居人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入于淮詔發丁夫塞之堤久不成乃命使者按視遙堤舊址使回條奏以為治遙堤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堤防唯滑與澶最為隘狹於此二州之地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于海南入靈河以通于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其分水河量其遠邇作為斗門啓閉隨時務平均濟通舟運漑農田此富庶之資也不報時多陰雨河久未塞帝憂之遣樞

密直學士張齊賢乘傳詣白馬津用大牢加璧以祭
十二月滑州言決河塞羣臣稱賀

九年春滑州復言房村河決帝曰近以河決韓村發
民治堤不成安可重困吾民當以諸軍代之乃發卒
五萬以待衛步軍指揮使田重進領其役

詔發卒代民
治河
梁睿請於迎
陽鑿渠引水

淳化四年冬十月河決澶州陷北城壞廬舍七千餘
區詔發卒代民治之是歲巡河供奉官梁睿上言滑
州土脉疏岸善隤每歲河決南岸害民田請於迎陽
鑿渠引水凡四十里至黎陽合大河以防暴漲帝許

之

五年春正月滑州言新渠成帝又案圖命昭宣使羅
州刺史杜彥鈞率兵夫計功十七萬鑿河開渠自韓
村埽至州西鐵狗廟凡五十餘里復合于河以分水
勢

李垂上導河
形勝書任中
正等議其煩
費遂寢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形勝書
三篇并圖其畧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
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間復西河故瀆
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于海因於魏

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衡漳直北下出邢洛如夏書過泲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于海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堤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禹貢所謂峽右碣石入于海孔安國曰河逆上此州界其始作自大伾西八十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引河水正北稍東十里破伯禹堤逕牧馬陂從禹故道又東三十里轉大伾西通利軍北挾白溝復四大河北逕清豐大名西歷洹水魏縣東暨館陶南入屯氏故瀆

合赤河而北入于海既而自大伾西新發故瀆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五里廣深與汴等合御河道逼大伾北卽堅壤析一渠東西二十里廣深與汴等復東大河兩渠分流則三四分水猶得注澶淵舊渠矣大都河水從西大河故瀆東北合赤河而達于海然後于魏縣北發御河西岸析一渠正北稍西六十里廣深與御河等合衡漳水又冀州北界深州西南三十里決衝漳西岸限水爲門西北注滹沱潦則塞之使東漸渤海旱則決之使西灌屯田此中國禦邊之慮

也。兩漢而下，言水利者，屢欲求九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中原而北，且河壞澶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決矣。則九河奚利哉？漢武捨大任之故道，發頓丘之暴衝，則濫充泛齊，流患中土，使河朔平田膏腴千里，縱容邊寇劫掠其間。今大河盡東，全燕陷北，而禦邊之計莫大於河。不然則趙魏百城富庶萬億，所謂誨盜而招寇也。一日俟我饑饉乘虛入寇，臨時用計者實難，不如因人足財豐之時，成之為易。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龍圖閣直學士陳彭年知制誥王

會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頗為周悉，所言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口，悠久難於隄防，亦慮入滹沱、漳河，漸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又築隄七百里，役夫二十一萬七千工，至四十日，侵占民田頗為煩費，其議遂寢。天禧三年六月，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俄復潰于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漫溢州城。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于淮。州邑罹患者三十

二即遣使賦諸州薪石榷楸芟竹之數千六百萬發兵夫九萬人治之

四年三月河塞羣臣入賀上親為文刻石紀功是年祠部員外郎李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與長吏計度垂上言臣所至並稱黃河水入王莽沙河與西河故瀆注金赤河必慮水勢浩大蕩浸民田難於隄備臣亦以為河水所經不無為害今者決河而南為害既多而又陽武埽東石堰埽西地形汗下東河泄水又艱或者云今決處漕

垂又言疏河利害議復不行

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始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口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益為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臣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河北岸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逕牧馬陂又正東稍北四

十里鑿大伾西山，醜爲二渠。一逼大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雕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匯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于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臣請以兵夫二萬，自來歲二月興作，除三伏半功外，至十月而成。其均厚埤薄，俟次年可也。疏奏，朝議慮其煩擾，罷之。初，滑州以天臺決

口，去水稍遠，聊興葺之。及西南隄成，乃於天臺口旁築月隄。六月望，河復決。天臺下走衝南，浮徐濟，害如三年而益甚。帝以新經賦率，慮殫困民力，卽詔京東西河北路經水災州軍，勿復科調丁夫。其守扞隄防役兵，仍令長吏存恤而番休之。

五年春正月，知滑州陳堯佐以西北水壞城，無外禦，築大隄，又疊埽於城北，護州中居民，復就鑿橫木，下垂木數條，置水旁以護岸，謂之木龍。當時賴焉。復並舊河開枝流，以分導水勢。有詔嘉獎，說者以黃河隨

陳堯佐作木龍以護岸

將漲落故舉物候爲水勢之名立春之後東風解凍
河邊人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頗爲信
驗故謂之信水二月三月桃華始開水泮雨積川流
猥集波瀾甚長謂之桃華水春末蕪菁華開謂之菜
華水四月末麥莖結秀擢芒變色謂之麥黃水五月
瓜實延蔓謂之瓜蔓水朔野之地深山窮谷固陰沍
寒冰堅晚泮逮乎盛夏消釋方盡而沃蕩山石水帶
磬腥併流于河故六月中旬後謂之磬山水七月菽
豆方秀謂之豆華水八月莢亂華謂之荻苗水九月

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索自內旁出
其高至數丈其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
齊挽積置於甲薄之處謂之埽岸旣下以楸梲閔之
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遇河
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疊亦不
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感水勢護隄
焉凡綠河諸州孟州有河南北凡二埽開封府有陽
武埽滑州有韓房二村憑管石堰州西魚池迎陽凡
七埽舊有七里
曲埽後廢通利軍有齊賈蘇村凡二埽澶州有

濮陽大韓大吳商胡王楚橫隴曹村依仁大北岡孫
陳固明公王八凡十三埽大名府有孫杜侯村二埽
濮州有任村東西北凡四埽鄆州有博陵張秋關山
子路王陵竹口凡六埽齊州有采金山史家渦二埽
濱州有平河安定二埽棣州有聶家梭堤鋸牙陽成
四埽所費皆有司歲計而無闕焉

張溥曰漢唐建都關中漢漕仰山東唐漕仰江
淮運道所經止河渭一路宋都汴梁四衝八達
之地漕運分四路曰汴河曰黃河曰惠民河曰

廣濟河而汴為最重然則宋初治河視二代尤
急哉神禹治河自大伾而北醜為二大陸而北
播為九主于分勢順導周定王時河徙而南漢
則大決瓠子武帝君臣負薪宣房哀傷作歌屢
徙屢決數世不定東京訖唐河水與穀渭伊汝
間溢為敗無大橫決者以河自漢末入千乘而
德棣之河又播為八水有所洩而力分偶合於
禹功也天子即威武水官即四出大畧循禹故
道則安逆禹故道則決三代以來未嘗改也漢

武憂河移徙親沉璧馬用事諸臣爭言水利瓠
子既歌穿汾陰通褒斜鑿龍首浚六輔歲興大
役無功輒止大不得已惟有因其自然勿加隄
塞而已宋初河決濮陽陽武藝祖詔云詳究經
瀆但導河至海隨山濬川未聞力制湍流廣營
圩岸至哉王言賈讓三策茂加也厥後河再北
徙禹跡可復而大臣喜功務強使東洛水逆行
能無困乎然唐都冀方三面距河轉漕利兗青
沿濟以達河徐揚浮淮泗以入河荆逾洛豫浮
洛以達河雍梁咸會渭以亂河以底河爲至而
總銓秸服粟米畢賦于帝畿百官食采兵寓封
井無庸事漕漢高祖都關中阻三面而守獨以
一面東制諸侯河渭漕天下粟入京師給中都
官者歲不過數十萬唐都仍西漢本沃野饒多出
粟高祖太宗時用物節而易贍漕東南之粟
歲不過二十餘萬石宋則仰食四方寄命江淮
漕亟而河患殷矣汴亡而河遂委之于金然則
欲治河者盍慮先省漕乎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太后
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
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軍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
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金匱之盟

太祖為天子
杜太后戒以

太祖建隆元年二月乙亥尊母杜氏為皇太后太后
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生五子曰匡濟匡胤光
義光美匡贊匡濟匡贊軍卒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
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為皇太后帝拜於殿上

可憂

太后愀然不樂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太后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所以憂也帝再拜曰謹受教

二年六月甲午皇太后杜氏崩太后疾帝侍藥餌不離左右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帝曰皆祖考太后之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爾若周有長君汝安得至此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

太后遺命立長君帝藏誓書于金匱

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榻前為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遂崩諡曰昭憲秋七月以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為開元尹

乾德二年六月以皇子德昭為貴州防禦使故事皇子出閣即封王帝以德昭未冠特殺其禮

三年六月加弟光義中書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

趙普罷相上
表願傾命事
以爲後日地

開寶六年八月趙普罷相出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普
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輕議皇弟開封尹皇
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皇太后大漸之際臣
實與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鑒帝手封其表藏之
金匱 九月封弟光義爲晉王班宰相上又以弟光
美兼侍中子德昭同平章事

九年三月以子德芳爲貴州團練使 九月帝幸晉
王光義第帝友愛光義數幸其第恩禮甚厚光義嘗
有疾親爲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

帝崩光義卽
位有燭影斧
聲之疑

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爲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
及也 冬十月帝有疾壬午夜大雪帝召晉王光義
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下晉王時或
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
王曰好爲之俄而帝崩時漏下四鼓矣宋皇后見晉
王愕然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晉王泣曰
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光義卽皇帝位改名昚
號宋后爲開寶皇后遷之西宮以弟廷美爲開封尹
封齊王兄子德昭爲永興軍節度使兼侍中封武功

郡王德芳爲山西南道節度使同平章事興元尹廷美卽光美也尋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皇女以示一體。

太宗自將伐漢呂端勸齊王廷美請行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二月帝自將伐漢欲以齊王廷美掌留務開封判官呂端言于廷美曰上櫛風沐雨以申弔伐王弟處親賢當表率扈從若掌留務非所宜也廷美遂請行帝許之八月皇子武功王德昭自殺初德昭從帝征幽州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立德昭者帝聞不悅及還以征北未利久不行

武功王德昭懼帝怒自殺

德芳卒

太原之賞德昭以爲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爲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贈中書令追封魏王諡曰懿冬十月論平漢功進封齊王廷美爲秦王

六年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贈中書令岐王諡曰康惠時盧多遜專政趙普奉朝請累年多遜益毀之謂普初無立上意普鬱鬱不得志會晉邸舊僚柴禹錫趙鎔楊守一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且自陳曰

普請備樞軸以察奸變

臣忝舊臣爲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太后顧命
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發金匱得誓書及覽普前
表因詔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十九
年非矣九月拜普司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七年三月或又告廷美欲因帝幸西池爲亂遂罷廷
美開封尹爲西京留守賜襲衣犀帶錢千萬緡絹綵
各萬匹銀萬兩西京甲第一區詔樞密使曹彬餞廷
美於瓊林苑以太常博士王適判河南府事開封府
判官閻舉判留守事進柴禹錫樞密副使楊守一樞

王適等以告
廷美進官陳
從龍等以親
廷美流貶

密都承旨趙鏐東上閤門使賞其告廷美陰謀功也
貶左衛將軍樞密承旨陳從龍爲左衛將軍皇城使
劉知信爲右衛將軍弓箭庫使惠延真爲商州長史
禁軍列校皇甫繼明爲汝州馬步軍都指揮使定人
王榮爲濮州教練使皆坐交通廷美及受其燕犒也
或告王榮嘗與廷美親吏狂言我不久當得節帥坐
削籍流海島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帝傳
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卽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
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

廷美不自安柴禹錫告變趙普主之遂得罪

普密奏盧多遜交通廷美遂流崖州并斬趙白等

死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他日帝以傳國意訪之趙普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趙普復相盧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責授守兵部尚書越二日下御史獄捕繫中書守堂官趙白秦府孔目官閻密小吏王繼勳等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冀御史滕中正等雜治之多遜具伏言累遣趙白以中書機事密告廷美且曰願宮車晏駕

廷美勒歸私第閻矩孫嶼皆貶

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矢多遜受之閻密恣橫不法言多指斥王繼勳嘗為求訪聲妓怙勢贓污皆伏罪獄上帝詔文武官集議朝堂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多遜及廷美顧望詛呪大逆不道宜行誅戮以正刑章趙白等處斬詔削奪多遜官流崖州并徙其家屬其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閻密王繼勳等悉斬于都門外籍其家財廷美勒歸私第其男女等皆正名稱德恭等仍為皇姪皇姪女適韓崇業去公主

普諷李符奏
遷廷美又証
符罪流之春
州

廷美憂悸疾
卒帝伴流涕

駙馬之號並發遣西京就廷美居止貶閻矩為涪州
司戶叅軍孫嶼為融州司戶叅軍皆廷美官屬坐輔
導無狀也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
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
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妻楚國夫人張氏
削國封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
普又恐符言洩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歲餘卒
八年冬十月趙普罷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雍熙元
年春正月卒于房州年三十八帝聞之嗚咽流涕謂

宰相宋琪李昉等曰廷美自少剛愎長益兇惡朕以
同氣至親不忍寘之于法俾居房陵冀其思過方欲
推恩復舊遽茲殞逝痛傷奈何因悲泣感動左右詔
追封為涪王諡曰悼為發哀成服以其子德恭德隆
為刺史廷美之得罪趙普為之也真宗即位追復為
秦王妻張氏為楚國夫人仁宗贈太師尚書令徽宗
改封魏王初普以佐命功代范質等為相帝傾心
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帝不
許明日復奏不許明日又奏帝大怒裂奏牘擲地普

顏色不變，跪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帝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帝素惡其人，不許。普堅以爲請，帝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帝怒甚，起。普亦隨之。帝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允。其剛果類此。然多忌刻，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帝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普獨相且十年，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楫，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帝常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

普剛果忌刻

置簾下，未及發而帝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卽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帝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爾書生耳。」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多冒稱普市貨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帝大怒，卽欲逐普。王溥力爲解救，得止。而盧多遜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帝滋不悅。先是開寶初，判大理寺雷德驤以寺官屬附會普，增損刑名，憤惋見帝，面白其事。辭氣俱厲，帝怒曳出之。貶商州司戶叅軍。久之，知商州奚嶼希普意。

奚嶼希普意
奏流雷德驤

雷有隣陳寃
帝疑普罷不
復召

奏德驤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德驤子有隣擊登聞鼓
陳寃併訴中書吏他不法事帝爲下御史獄鞠實帝
愈疑普遂詔叅知政事呂餘慶薛居正與普更知印
押班以分其權普竟罷終帝世不復召又鬱鬱不得
志太宗太平興國五年遂因上變事得召爲司徒侍
中而秦王廷美之獄竟成於普八年罷爲武勝軍節
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
臣詩當刻石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爲之動容明日
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遊今齒髮衰矣不欲

煩以機務因詩以道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爲墮淚宋
琪對曰昨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
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效犬馬力今復聞宣諭君臣
始終可謂兩全

張溥曰燭斧之疑事所必無然君子姑存者惡
太宗之忍也昭憲升遐金匱定誓太祖手擎天
下以與弟皇天后土實式臨之曾幾何時德昭
廷美死俱非所慈母拳拳先慟地下鄭莊怨姜
氏未聞此酷也又何有於兄弟哉開寶中趙普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
罷出河陽私表自訟名爲拱護皇弟而志存推
刃太祖不察寶同金滕仁人之心寧過於厚盧
多遜專政與普積釁普心傾之發端秦王告變
之徒如柴禹錫者蝟毛而起淮南霧露一朝溘
殞天子猶恨恨不已普益得售其奸誅流滿朝
痛填骨肉萬世首惡非二人誰歸乎太祖寵隆
周室竊器孤雛有子不享或云天道然太宗虎
視大物不避之名推兄居之徐取納懷直忘久
假哲人世繼南渡始絕獲天過厚當塗典午死
不服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終

不期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北海馮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吳越歸地 陳洪進附

吳越王錢俶
歲朝貢

太祖建隆元年三月吳越王錢俶遣使來賀即位自

是歲朝貢

開寶七年冬十月伐江南詔加吳越王俶為昇州東
南行營招撫制置使先是俶遣判官黃夷簡入貢帝

謂之曰汝歸語元帥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附尋密告以師期遂有是命

倣受宋命攻江南沈虎子諫不聽

八年夏四月吳越王倣既受命以沈承禮權知國務而自率兵五萬攻常州丞相沈虎子諫曰江南國之藩蔽今大王自撤其藩蔽將何以衛社稷乎不聽進攻其關城又敗其軍於北界遣兵攻江陰宜興皆下之遂拔常州江南主貽倣書曰今日無我明日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酌勳王亦大梁一布衣耳倣不

答以書上帝優詔褒之

九年二月吳越王倣來朝先是帝謂吳越使者曰元帥克毘陵有大功矣平江南可暫來與朕一相見以慰延想即當復還朕三執圭幣以見上帝豈食言乎至是倣與妻孫氏子惟濟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賞賚甚厚賜倣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倣固辭乃止留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倣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羣臣乞留倣章疏也倣甚感懼

倣與帝子入朝留兩月遣還

倣入朝崔仁勸其納土遂不得還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三月己酉吳越國王倣來朝會
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
下兵馬大元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兵甲求還帝
不許其臣崔仁冀曰朝廷意可知矣大王不速納土
禍且至倣左右爭言不可仁冀厲聲曰今已在人掌
握且去國千里惟有羽翼乃能飛去耳倣遂決策上
表獻其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倣朝退將吏始
知之皆慟哭曰吾王不歸矣丁亥詔封倣為淮海國
王授倣弟儀信並觀察使倣子惟濬惟洽並節度使

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
祐沈承禮崔仁冀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
尋令兩浙發倣總麻已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
凡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
倣在國日徭賦繁苛乞盡蠲其弊從之

倣遇燕暴卒

八年十二月倣改封漢南國王罷天下兵馬大元帥
端拱元年八月戊寅倣生辰帝賜燕是夕暴卒

留從效卒陳洪進廢其子

陳洪進者故清源節度使留從效牙將也建隆三年
三月從效卒子紹鑑典留務會吳越聘使至紹鑑夜

紹鎡而立張漢思後知其欲殺已復遷之而自立

宋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三
召與燕洪進誣紹鎡謀附吳越執送於唐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已而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震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自是更相為備一日洪進袖大鎖安步入府中叱退直兵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戶而鎖之使人叩門而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留務眾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惶懼不知所為即自門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蒞事眾皆賀即日遷漢思別舍以兵守

之遣使請命於唐又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來告且請制命

乾德二年二月改清源為平海軍仍授洪進節度洪進歲貢多厚斂於民二州甚苦之

洪進來朝獻漳泉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夏四月洪進來朝因獻漳泉二州縣十四詔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子皆授要郡遣之官 洪進後從平太原封岐公雍熙三年卒

張溥曰河西竇融吳越錢俶異世並美非以其

知幾善順哉。俶初受宋命。同伐江南。沈虎子抗辭阻聽。比之草表伏闕。鸞刀茅旌。差稱慷慨。然天下既定。一隅何為。忘虞寄之忠。而效王元之。妄多見其不知量也。漳泉陳洪進。初助留從效。殺黃紹。頗繼同張漢思。劫從效。未幾又取漢思。而代之。鷹鷂翻覆。非宋莫歸。俶傾國入朝。西楚長淮。畫地居守。可以世世。而暴亡於太宗之賜宴。流星雖墜。疑非考終。洪進黠武。一門萬石。年登上壽。公侯歸命。各有幸不幸乎。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北海馮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平北漢

太祖建隆元年夏四月。北漢王劉鈞自將兵至潞州。赴李筠。筠兵敗。北漢主懼。引師歸。八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焚北漢平遙縣。俘獲甚衆。晉州鈐轄荆罕儒復率衆攻汾州。為北漢大將郝貴超所襲。戰死。罕

荆罕儒攻北漢汾州戰死

儒驍將帝痛惜之斬其部將不用命者二十餘人
三年二月北漢侵潞晉守將擊走之

北漢段常諫
劉鈞立郭氏
為妃後遭譖
殺

乾德元年秋七月漢宿衛殿直王隱劉昭趙繼等謀
逆伏誅辭連其樞密使段常北漢主出常為汾州刺
史尋縊殺之初北漢主寵姬郭氏醫僧之女也僧與
嫠婦通而生姬有殊色北漢主嬖之將立為妃常以
所出非偶恐貽笑鄰國北漢主乃止姬之昆弟姻戚
又多抑而不用故咸怨常因譖殺之死非其罪國人
憐之 八月王全斌攻取北漢樂平詔以為平晉軍

郭進却北漢
契丹兵

鈞以國事委
郭無為

契丹救之不及 九月北漢以契丹攻平晉軍洛州
防禦使充西山巡檢郭進救却之進御下嚴毅帝遣
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
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誣訟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
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
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
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至克捷進即以聞乞還其
職帝從之 北漢主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
文度為相又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顯

鈞從子繼文
使契丹被拘

李繼勳屢敗
北漢兵

叅預國事未幾文度無為議論不協北漢主出文度
守汾州而無為獨相機事悉以委之契丹主以書
貽北漢主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
其罪有三北漢主引父為子隱謝之初北漢與契丹
歲使不絕自是契丹使不來而北漢使往則見留羣
臣悉以使北為懼北漢主乃命從子侍衛親軍使繼
文請命亦被拘繼文崇之嫡孫魁梧有氣局沈毅寡
言契丹主亦厚禮之

二年二月昭義節度使李繼勳侵北漢遼州克之初

繼勳屢敗北漢兵至是帝遣曹彬會繼勳合兵入北
漢境攻其邊邑及遼石州繼勳大敗北漢兵於遼城
下北漢遼城刺史杜延韜危感籍部下兵三千人降
於繼勳契丹以六萬騎來援又擊走之三月北漢
耀州團練使周審王等來降

四年北漢復取遼州

五年北漢將闞章樊暉各以砦來降

開寶元年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初世元
女適薛釗生繼恩再適何氏生繼元二子初幼孤世

鈞殂養子繼
恩立

祖以鈞無子命養為子鈞嘗謂郭無為曰繼恩異軟
 非濟世材恐不能了我家事將奈何無為不對至是
 病篤召無為付以後事繼恩既嗣位怨無為初不助
 已且患其專政加守司空外示優禮內實疎之 八
 月戊辰遣李繼勳將兵伐北漢初帝嘗因謀者謂漢
 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不屈今我與爾無所間何為
 困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
 主遣謀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我
 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帝哀

帝間鈞卒遣
 繼勳伐北漢

其言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不
 加兵至是聞其卒遣李繼勳等以禁軍伐之 北漢
 主初立宋兵已入其境乃遣劉繼業馬峯等領軍扼
 圍北谷峯至銅鍋河李繼勳前鋒將何繼鈞擊破之
 斬首三十餘級遂奪汾河橋薄太原城下焚延夏門
 一九月北漢主欲逐郭無為畏懦不能決月餘供奉
 官侯霸榮率十餘人挺刃入閣反扃其門時繼恩獨
 處喪次見之驚起繞屏還走霸榮以刃搯其背殺之
 無為使人梯屋入殺霸榮繼恩立纔六十餘日并人

侯霸榮弑繼
 恩無為殺之
 張昭敏議迎
 立繼文不從
 遂立繼元

無為勸鈞納款不從

疑無為授意於霸榮亟殺之以滅口無為與羣臣議立繼恩之弟繼元參議中書事張昭敏獨曰少主非劉氏故嗣位不終今宜立宗姓以慰民望世宗嫡孫繼文久留契丹歷險阻宜迎立之可以固宗社結虜援無為不從以繼元易制遂立之十一月北漢主遣使告即位於契丹且乞師契丹主遣撻烈將諸道兵救之帝亦遣使齎詔諭北漢主令降約以平盧節度使授之又別賜郭無為詔許以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勸北漢主納款北漢主不從初帝使諜者

惠璘偽稱殿前指揮使負罪奔北漢無為知其詐使為供奉官及宋兵入境璘即奔赴至嵐谷候吏獲送太原北漢主使無為鞠之無為釋不問有李超者知璘姦狀上告無為怒并超斬之以絕口李繼勳等聞契丹兵來皆引歸北漢因大掠晉絳二州北漢主繼元妻段氏常以小過為孝和后郭氏所責既而病卒繼元疑后殺之后方縗服哭孝和帝於柩前繼元遣其嬖臣范超執而縊殺之宮中嬪御遭罹逼辱無復嫌間世祖十子鎬饒錫最有賢行繼元聽羣小之

繼元遣范超弒孝和后郭后世祖諸子皆幽死

潛幽囚之未踰年皆死

魏仁溥諫親征太原不聽

二年三月帝以李繼勳等師還無功謀再舉以問魏仁溥曰朕欲親征太原何如仁溥曰欲速則不達惟陛下重之帝不聽命繼勳等將兵先赴太原以光義為東京留守自將發汴三月至太原築長連城圍之立砦於城四面繼勳軍於南趙贊軍於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於東北漢劉繼業等乘晦突門犯東西砦戰敗而遁帝又命壅汾晉二水以灌城漢人大恐郭無為復勸北漢主出降漢主不從一日因宴羣臣無

無為勸繼元降宋不從

契丹兵救北漢韓重贊何繼筠擊敗之

為痛哭於庭曰奈何以空城抗宋百萬之師乎引佩刀欲自刺冀動眾心漢主遽降階執其手引升坐而止夏四月契丹復救北漢帝度其必由鎮定救太原使韓重贊倍道兼行赴之又聞其分道一自石嶺關入召何繼筠逆擊授以方畧繼筠遇契丹兵於陽曲大敗之斬首千餘級重贊亦先陣於嘉山契丹兵自定州西入見旗幟大駭欲遁重贊急擊大破之擒其首領三十餘人帝命以所獲契丹俘示於城下城中喪氣憲州判官史昭文嵐州刺史趙文度各以城

降。閏五月壬子帝班師時契丹主遣韓知璠册立北漢主知璠習知戎備在圍城中晝夜督察盡心固守帝命水軍載弩環攻驍將石漢卿等多戰死北漢兵亦屢敗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帝將開壁門將作使趙遂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謀者契丹復遣南大王者將兵引北漢東西班都指揮使李懷忠曰敵勢已困若選勁兵急攻破在旦夕都虞候趙廷翰請先登帝壯之俾率眾攻城戰不利懷忠中流矢幾死時帝師頓於甘草池會暑雨軍士多疾

子光贊請帝班師

太常博士李光贊上書請班師帝以問趙普普亦以爲然乃分兵屯鎮潞徙北漢民萬餘戶於山東河南而還北漢主籍宋所棄軍儲得粟三萬茶絹各數萬喪敗之餘賴此少濟太原之圍南城爲汾水所陷郭無爲謀出降因請自將夜擊宋北漢主信之選精甲千人付無爲自登七夏門送之無爲行至北橋值風晦冥而止至是闔人衛德貴告其事且言無爲獻地之謀縱跡屢露反狀明白不可赦北漢主乃殺之以殉

繼元殺無爲

趙高勲請契丹主遣還北漢使

僧繼顥獻首
歸于繼元遂
為中書

元殺弟繼
又殺張崇
等

三年春正月契丹韓知璠自太原歸言晉陽多梗而劉繼元無輔政事令趙高勲亦言我與晉陽父子之國先君以一怒而盡拘其使甚無謂也契丹主乃盡索北漢使者凡十六人厚禮而遣之仍命劉繼文為平章事李弼為樞密使俾輔繼元繼文等久留契丹復受其命歸秉國政左右皆譖毀之北漢主乃出繼文為代州刺史李弼為憲州刺史是年北漢主以僧繼顥為太師兼中書令繼顥本劉氏孽子以宗姓授鴻臚卿嘗遊華嚴見地有寶氣乃於團栢谷置銀

塲募民鑿山官收十之四繼顥自督所獲即倍於民時北漢主多內寵繼顥獻首飾數百副北漢主大喜遂有是命

六年十二月北漢主殺其弟劉繼欽初北漢主為大內都檢點父鈞以其幼弱命劉繼欽副之委以禁衛北漢主立親舊多所誅放繼欽遂謝病請罷北漢主曰繼欽但事先帝豈肯為我盡力耶乃黜居交城尋遣人殺之北漢主性殘忍凡臣下有忤意必族其家自帝親征及遣將攻伐因之殺傷不可勝計大將張

宋史紀事本末 卷十二
崇訓鄭進衛壽故相張昭敏樞密使高仲曦等先後
俱以讒見殺

帝令党進等
五道攻太原

九年八月帝令党進潘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
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等分攻忻代汾沁遼
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北漢兵於太原城北漢
主急求救於契丹契丹主遣其相耶律沙救之師還
先是帝嘗微行過趙普與普謀下漢普曰太原當西
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
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以為然故

趙普議勿先
下太原故帝
至城下輒退
師

雖連年攻伐至城下輒退師

太宗議伐漢
薛居正等多
不可曹彬力
贊之

太宗太平興國四年春正月庚寅帝議伐漢薛居正
等多以為不可惟曹彬力贊之帝意遂決乃以潘美
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
田重進軍分四面攻太原城又以郭進為太原石嶺
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二月甲子帝自將伐漢
三月己未漢求救於契丹契丹遣耶律沙為都統敵
烈為監軍帥師赴之至白馬嶺與都部署郭進遇沙
欲阻澗以待後軍敵烈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

郭進大敗契
敵烈等皆
死

進道田欽祚
凌侮遂縊死

之契丹大敗敵烈等皆死會耶律斜軫兵至進引師
退沙得免田欽祚護石嶺屯軍恣為姦利進不能禁
屢形於言欽祚憾之進武人剛烈戰功高欽祚數加
凌侮進不能堪遂縊而死欽祚以卒中風眩聞帝悼
惜良久贈安國節度使左右皆知而無敢言者尋詔
以牛思進代之夏四月帝發鎮州行營都監折御
卿分兵攻岢嵐軍下之遂取嵐州漢人於隆州依
築城以拒帝遣軍使解暉折彥贊等先發兵圍之繼
遣尹勳往城遂陷 庚午帝次太原時潘美等屢敗

天等屢敗

漢兵進築長連城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
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帝至督戰益急城無完堞帝
慮城陷殺傷者眾詔諭繼元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
納帝親督諸將士進薄城下列陣於前蹲甲交射矢
集城上如蝟毛 五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
繼元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詔諭繼元速降
當保終始富貴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
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五月甲申繼元乃夜遣客
省使李勳奉表乞降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

於城臺明日繼元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釋之賜襲衣玉帶召使升臺繼元叩首謝罪五月甲申詔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劉保勛知太原府凡得州十軍一縣四十一帝作平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暉以下官有差詔毀太原舊城改為平晉縣以榆次縣為并州遣使分部徙太原民居之縱火焚太原廬舍老幼趨城門不及焚死者甚眾陳邦瞻曰宋之受制夷狄由失燕薊其不能取燕薊失在先下太原昔王朴與周世

宗謀取天下欲先定南方次及燕最後乃及太原蓋燕定則太原直置中兔耳將安往哉太祖趙普雪夜之言亦朴遺意也太宗一日忘其本謀急於伐漢盡銳堅城之下僅能克之師已老矣復議攻燕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縉一敗而沒世不振再舉再失利皆由太宗不知天下之大勢倒行求前以致顛蹶也

張溥曰劉崇以漢祖知遠之弟偏棲太原與周世讐子鈞繼體倔强不下藝祖龍興哀辭求存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赦而弗討。雖王者恤小量務兼容。抑地勢非中國所急也。鈞殂無子。劉氏嫡孫有繼。文在迎自契丹。使正君統繫人心。結虜援莫善於此。舍此不立。反王薛釗兒匆匆遇弒。失策甚矣。張昭敏正論復格不行。繼元何氏子儼然弟及。攘位無恙。即使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絕。食重以昏殘。本支破滅。老成誅夷。時日害喪。其誰忍之。藝祖惡繼元之抗。六飛屢駕。懲于李光贊。趙普之言。揚師輒還。留爲邊蔽。太宗獨斷。整旅剪除。牽于契丹。勝負特見。以彈丸之區。盡中國之銳。卒之太原雖下。而燕薊不復。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豈老謀猶有未審者耶。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二

章務兼容抑地勢非中

國所急也。鈞祖無子，劉氏嫡孫有繼文在。連自契丹使正君統繫人心，結虜援莫善於此。舍此不立反王，薛劍兒匆匆遇殺，失策甚矣。張恩所正論，復格不行。繼元何氏子儼然弟及，據位無恙。即使賢明善守，不虧國步。漢家宗廟已久，儼爾升去，豈步斯辭，有未審者。泚時日害喪其國之鎗卒之太，鼠雖不而燕，儼不身帝，請文王。然與斜率于契丹，類負部，良以觀其之國，盡中。

